

# 《浮生六記》

## 目錄

第一卷 閨房記樂

第二卷 閑情記趣

第三卷 坎坷記愁

第四卷 浪遊記快

版本： 1923年北京朴社俞平伯校點本。今僅存前四記，後兩記《中山記歷》與《養生記道》已佚。1935年世界書局出版《浮生六記足本》之後兩記皆是偽作。

作者： 沈復（1763—？），字三白，號梅逸。清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。

嘉慶十三年（1808）五月，隨翰林院編修齊鯤出使琉球，參加冊封琉球國王盛典，十月間歸國。此書成於此期間。

內容： 作者在嘉慶年間以抒情散文寫就此部回憶錄，主要追憶了與亡妻陳芸的家庭生活，重塑了亡妻陳芸的形象，感人至深。俞平伯《重刊浮生六記序》稱讚本書：「雖有雕琢一樣的完美，卻不見一點斧鑿痕。猶之佳山佳水，明明是天開的畫圖，卻彷彿處處吻合人工的意匠。」

## 第一卷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後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謂至矣。東坡云：「事如春夢了無痕」，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幸彼蒼之厚。因思《關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被列夫婦於首卷，余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，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鑿矣。

余幼聘金沙於氏，八齡而夭。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。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即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，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簾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認，始識字。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，有一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」之句。余年一十二，隨母歸寧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「若為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」母亦愛其柔和，即脫金約指締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。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

其繡制精巧，詢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彎目秀，顧盼神飛，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態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、四句，多未成篇者，詢其故，笑曰：「無師之作，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。」余戲題其簽曰「錦囊佳句」，不知夭壽之機此已伏矣。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飢索餌，婢媼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暖粥並小菜焉，余欣然舉箸。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閉門曰：「已疲乏，將臥矣。」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『盡矣』，乃藏此專待汝婿耶？」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嘩笑之。余亦負氣，挈老僕先歸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頭巾既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巹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，適逢齋期，已數年矣。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」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

廿四日為余姊于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即為余姊款嫁。芸出

堂陪宴，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拇戰輒北，大醉而臥；醒則芸正曉妝未竟也。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。悄然入室，伴嫗盹於牀下，芸卸妝尚未臥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。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臥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。《西廂》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」余笑曰：「唯其才子，筆墨方能尖薄。」伴嫗在旁促臥，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心春乃爾耶？」芸回眸微笑，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，擁之入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曦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「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」芸曰：「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為話柄，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。」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親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

而歡娛易過，轉睫彌月。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迓，受業於武

林趙省齋先生門下。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侍到館。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淚。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。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「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！」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群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即渡江東去。

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中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怏怏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，喜同戍人得赦。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煙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，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「我取」，取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意也。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窗，人畫俱綠。隔岸遊人往來不絕。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攜芸消夏於此。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課書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為令。自以為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，芸問曰：「各種古文，宗何為是？」余曰：「《國策》、《南華》取其靈快，匡衡、劉向取其雅健，史遷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渾，柳州取其峭，廬陵取其宕，三蘇取其辯，他若賈、董策對，庾、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耳。」芸曰：「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彀，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悟耳。」余曰：「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、杜，卿愛宗何人？」芸發議曰：「杜詩錘煉精純，李詩瀟灑落拓，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」余曰：「工部為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，何也？」芸曰：「格律謹嚴，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。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」余笑曰：「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。」芸笑曰：「妾尚有啟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，未嘗稍露。」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芸曰：「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」余笑曰：「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啟蒙師，余適字三白，為卿婿，卿與『白』字何其有緣耶？」芸笑曰：「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（吳音呼別字為白字）。」相與大笑。余曰：「卿既知詩，亦當知賦之棄取。」芸曰：「《楚辭》為賦之祖，妾學淺費解。就漢、晉人中調高語煉，似覺相如為最。」余戲

曰：「當日文君之從長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」復相與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羈；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禮。偶為披衣整袖，必連聲道「得罪」；或遞巾授扇，必起身來接。余始厭之，曰：「卿欲以禮縛我耶？語曰：『禮多必詐』。」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「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」余曰：「恭敬在心，不在虛文。」芸曰：「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」余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芸曰：「世間反目多由戲起，後勿冤妾，令人鬱死！」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，始解顏為笑。自此「豈敢」、「得罪」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廿有二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「何處去？」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見之者。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為意。芸或與人坐談，見余至，必起立偏挪其身，余就而並焉。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，始以為慚，繼成不期然而然。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「非如是，焉得白頭偕老哉？」斯言誠然歟。

是年七夕，芸設香燭瓜果，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。余鐫「願生生世世為夫婦」圖章二方，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為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，波光如練，輕羅小扇，並坐水窗，仰見一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



「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？」余曰：「納涼玩月，到處有之。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闥，慧心默証者固亦不少。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著恐不在此雲霞耳。」未幾，燭燼月沉，撤果歸臥。

七月望，俗謂鬼節，芸備小酌，擬邀月暢飲。夜忽陰雲如晦，芸愀然曰：「妾能與君白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」余亦索然。但見隔岸螢光，明滅萬點，梳織於柳堤蓼渚間。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，而兩韻之後，逾聯逾縱，想入非夷，隨口亂道。芸已漱涎涕淚，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，因拍其背，以他詞解之曰：「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妝壓鬢，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，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。」芸乃止笑曰：「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無意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也如脅肩諂笑。」余曰：「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？」芸曰：「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」正話間，漏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湧出，乃大喜，倚窗對酌。酒未三杯，忽聞橋下哄然一聲，如有人墮。就窗細矚，波明如鏡，不見一物，惟聞河灘有只鴨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膽怯，未敢即言，芸曰：「噫！此聲也，胡為乎來哉？」不禁毛骨皆栗。急閉窗，攜酒歸房，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

杯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寒熱大作。余亦繼之，困頓兩旬。真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白頭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癒。以芸半年新婦，未嘗一至間壁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，於將晚時，偕芸及余幼妹，一嫗一婢扶焉，老僕前導，過石橋，進門折東，曲徑而入。疊石成山，林木蔥翠，亭在土山之巔。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數里，炊煙四起，晚霞燦然。隔岸名「近山林」，為大憲行台宴集之地，時正誼書院猶未啟也。攜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，守著烹茶以進。少焉，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漸覺風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，爽然頓釋。芸曰：「今日之遊樂矣！若駕一葉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！」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，相扶下亭而歸。吳俗，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，結隊而游，名曰「走月亮」。滄浪亭幽雅清曠，反無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，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。吾母亦有義女九人，九人中王二姑、俞六姑與芸最和好。王癡憨善飲，俞豪爽善談。每集，必逐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，此俞六姑一人計也。余笑曰：「俟妹于歸後，我當邀妹丈來，一住必十日。」俞曰：「我亦來此，與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」芸與王微笑而

已。

時為吾弟啟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，屋雖宏暢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誕辰演劇，芸初以為奇觀。吾父素無忌諱，點演《慘別》等劇，老伶刻畫，見者情動。余窺簾見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內探之；俞與王亦繼至。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，余曰：「何不快乃爾？」芸曰：「觀劇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戲徒令人斷腸耳。」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「此深於情者也。」俞曰：「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？」芸曰：「俟有可觀者再往耳。」王聞言先出，請吾母點《刺梁》、《後索》等劇，勸芸出觀，始稱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，無後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，必挈芸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，請同往。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，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「以此疊盆山，較宣州白石為古致。」余曰：「若此者恐難多得。」王曰：「嫂果愛此，我為拾之。」即向守墳者借麻袋一，鶴步而拾之。每得一塊，余曰善，即收之；余曰否，即去之。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曰：「再拾則力不勝矣。」芸且揀且言曰：「我聞山果收穫，必借猴力，果然！」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，余橫阻之，責芸曰：「人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

妹之動憤也。」歸途游戈園，稚綠嬌紅，爭妍競媚。王素憨，逢花必折，芸叱曰：「既無瓶養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為？」王曰：「不知痛癢者，何害？」余笑曰：「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，為花泄忿。」王怒余以目，擲花於地，以蓮鉤撥入池中，曰：「何欺侮我之甚也！」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緘默，喜聽余議論。余調其言，如蟋蟀之用織草，漸能發議。其每日飯必用茶泡，喜食芥鹵乳腐，吳俗呼為臭乳腐，又喜食蝦鹵瓜。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「狗無胃而食糞，以其不知臭穢；蜣螂團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。卿其狗耶？蟬耶？」芸曰：「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，幼時食慣，今至君家已如蜣螂化蟬，猶喜食之者，不忘本出；至鹵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」余曰：「然則我家係狗寶耶？」芸窘而強解曰：「夫糞，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強啖之。腐不敢強，瓜可扼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美，此猶無鹽貌醜而德美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陷我作狗耶？」芸曰：「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試嘗之。」以箸強塞余口。余掩鼻咀嚼之，似覺脆美，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，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鹵腐，亦鮮美；以鹵瓜搗爛拌鹵腐，名之曰「雙鮮醬」，有異味。余曰：「始惡而終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」

芸曰：「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」

余啟堂弟婦，王虛舟先生孫女也，催妝時偶缺珠花。芸出其納彩所受者呈吾母，婢媼旁惜之。芸曰：「凡為婦人，已屬純陰，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為首飾，陽氣全克矣，何貴焉？」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：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門，匯訂成帙，統名之曰「繼簡殘編」；字畫之破損者，必覓故紙黏補成幅，有破缺處，倩予全好而卷之，名曰「棄餘集賞」。於女紅、中饋之暇，終日瑣瑣，不憚煩倦。芸於破笥爛卷中，偶獲片紙可觀者，如得異寶。舊鄰馮媼，每收亂卷賣之。

其癖好與余同，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語，一舉一動，示之以色，無不頭頭是道。余嘗曰：「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為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下，不亦快哉！」芸曰：「此何難，俟妾鬢斑之後，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近地之虎阜、靈巖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盡可偕游。」余曰：「恐卿鬢斑之日，步履已艱。」芸曰：「今世不能，期以來世。」余曰：「來世卿當作男，我為女子相從。」芸曰：「必得不昧今生，方覺有情趣。」余笑曰：「幼時一粥猶談不了，若來世不昧今生，合盞之夕，細談隔世，更無合眼時矣。」芸曰：「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

間婚姻事，今生夫婦已承牽合，來世姻緣亦須仰借神力，盍繪一像祀之？」時有苕溪戚柳隄，名遵，善寫人物。倩繪一像：一手挽紅絲，一手攜杖懸姻緣簿，童顏鶴髮，奔馳於非煙非霧中。此戚君得意筆也。友人石琢堂為題贊語於首，懸之內室，每逢朔望，余夫婦必焚香拜禱。後因家庭多故，此畫竟失所在，不知落在誰家矣。「他生未卜此生休」，兩人癡情，果邀神鑒耶？

遷倉米巷，余額其臥樓曰「賓香閣」，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。院窄牆高，一無可取。後有廂樓，通藏書處，開窗對陸氏廢園，但有荒涼之象。滄浪風景，時切芸懷。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，埂巷之北。繞屋皆菜圃，編籬為門；門外有池約畝許，花光樹影，錯雜籬邊。其地即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。屋西數武，瓦礫堆成土山，登其巔可遠眺，地曠人稀，頗饒野趣。嫗偶言及，芸神往不置，謂余曰：「白別滄浪，夢魂常繞，每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老嫗之居乎？」余曰：「連朝秋暑灼人，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，卿若願往，我先觀其家，可居，即襍被而往，作一月盤桓何如？」芸曰：「恐堂上不許。」余曰：「我自請之。」越日至其地，屋僅二間，前後隔而為四，紙窗竹榻，頗有幽趣。老嫗知余意，欣然出其臥室為賃，四壁糊以白紙，頓覺改觀。於是稟知吾母，挈芸居焉。鄰

僅老夫婦二人，灌園為業，知余夫婦避暑於此，先來通慇懃，並釣池魚、摘園蔬為饋。償其價，不受，芸作鞋報之，始謝而受。時方七月，綠樹陰濃，水面風來，蟬鳴聒耳。鄰老又為製魚竿，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。日落時，登土山，觀晚霞夕照，隨意聯吟，有「獸雲吞落日，弓月彈流星」之句。少焉，月印池中，蟲聲四起，設竹榻於籬下，老嫗報酒溫飯熟，遂就月光對酌，微醺而飯。浴罷則涼鞋蕉扇，或坐或臥，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。三鼓歸臥，周體清涼，幾不知身居城市矣。籬邊倩鄰老購菊，遍植之。九月花開，又與芸居十日。吾母亦欣然來觀，持螯對菊，賞玩竟日。芸喜曰：「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，買繞屋菜園十畝，課僕嫗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畫我繡，以為詩酒之需。布衣菜飯，可樂終身，不必作遠遊計也。」余深然之。今即得有境地，而知己淪亡，可勝浩嘆！

離余家半里許，醋庫巷有洞庭君祠，俗呼水仙廟。迴廊曲折，小有園亭。每逢神誕，眾姓各認一落，密懸一式之玻璃燈，中設寶座，旁列瓶几，插花陳設，以較勝負。日惟演戲，夜則參差高下，插燭於瓶花間，名曰「花照」。花光燈影，寶鼎香浮，若龍宮夜宴。司事者或笙簫歌唱，或煮茗清談，觀者如蟻集，

簷下皆設欄為限。余為眾友邀去插花佈置，因得躬逢其盛。歸家向芸艷稱之，芸曰：「惜妾非男子，不能往。」余曰：「冠我冠，衣我衣，亦化女為男之法也。」於是易髻為辮，添掃蛾眉；加余冠，微露兩鬢，尚可掩飾；服余衣，長一寸又半，於腰間折而縫之，外加馬褂。芸曰：「腳下將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坊間有蝴蝶履，大小由之，購亦極易，且早晚可代撤鞋之用，不亦善乎？」芸欣然。及晚餐後，裝束既畢，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，忽變卦曰：「妾不去矣，為人識出既不便，堂上聞之又不可。」余慙慙曰：「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，即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。吾母現在九妹丈家，密去密來，焉得知之？」芸攬鏡自照，狂笑不已。余強挽之，悄然徑去，遍遊廟中，無識出為女子者。或問何人，以表弟對，拱手而已。最後至一處，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座後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。芸忽趨彼通款曲，身一側，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，旁有婢媪怒而起曰：「何物狂生，不法乃爾！」余試為措詞掩飾，芸見勢惡，即脫帽翹足示之曰：「我亦女子耳。」相與愕然，轉怒為歡，留茶點，喚肩輿送歸。

吳江錢師竹病故，吾父信歸，命余往弔。芸私謂余曰：「吳江必經太湖，妾欲偕往，一寬眼界。」余曰：「正慮獨行踽踽，得卿同行，固妙，但無可托詞耳。」



芸曰：「托言歸寧。君先登舟，妾當繼至。」余曰：「若然，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，與卿待月乘涼，以續滄浪韻事。」時六月十八日也。是日早涼，攜一僕先至胥江渡口，登舟而待，芸果肩輿至。解纜出虎嘯橋，漸見風帆沙鳥，水天一色。芸曰：「此即所謂太湖耶？今得見天地之寬，不虛此生矣！想閨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！」閑話未幾，風搖岸柳，已抵江城。

余登岸拜奠畢，歸視舟中洞然，急詢舟子。舟子指曰：「不見長橋柳陰下，觀魚鷹捕魚者乎？」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。余至其後，芸猶粉汗盈盈，倚女而出神焉。余拍其肩曰：「羅衫汗透矣！」芸回首曰：「恐錢家有人到舟，故暫避之。君何回來之速也？」余笑曰：「欲逋逃耳。」於是相挽登舟，返棹至萬年橋下，陽烏猶未落山。舟窗盡落，清風徐來，紈扇羅衫，剖瓜解暑。少焉霞映橋紅，煙籠柳暗，銀蟾欲上，漁火滿江矣。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。船家女名素雲，與余有杯酒交，人頗不俗，招之與芸同坐。船頭不張燈火，待月快酌，射覆為令。素雲雙目閃閃，聽良久，曰：「觴政儂頗嫻習，從未聞有斯令，願受教。」芸即譬其言而開導之，終茫然。余笑曰：「女先生且罷論，我有一言作譬，即了然矣。」芸曰：「君若何譬之？」余曰：「鶴善舞而不能耕，牛善耕而不能

舞，物性然也，先生欲反而教之，無乃勞乎？」素雲笑捶余肩曰：「汝罵我耶！」芸出令曰：「只許動口，不許動手。違者罰大觥。」素雲量豪，滿斟一觥，一吸而盡。余曰：「動手但准摸索，不准捶人。」芸笑挽素雲置余懷，曰：「請君摸索暢懷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非解人，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，擁而狂探，田舍郎之所為也。」時四鬢所簪茉莉，為酒氣所蒸，雜以粉汗油香，芳馨透鼻。余戲曰：「小人臭味充滿船頭，令人作惡。」素雲不禁握拳連捶曰：「誰教汝狂嗅耶？」芸呼曰：「違令，罰兩大觥！」素雲曰：「彼又以小人罵我，不應捶耶？」芸曰：「彼之所謂小人，蓋有故也。請乾此，當告汝。」素雲乃連盡兩觥，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。素雲曰：「若然，真錯怪矣，當再罰。」又乾一觥。芸曰：「久聞素娘善歌，可一聆妙音否？」素即以象箸擊小碟而歌。芸欣然暢飲，不覺酩酊，乃乘輿先歸。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，步月而回。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，越數日，魯夫人誤有所聞，私告芸曰：「前日聞若婿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，子知之否？」芸曰：「有之，其一即我也。」因以偕游始末詳告之，魯大笑，釋然而去。

乾隆甲寅七月，余自粵東歸。有同伴攜妾回者，曰徐秀峰，余之表妹婿也。

艷稱新入之美，邀芸往觀。芸他日謂秀峰曰：「美則美矣，韻猶未也。」秀峰曰：「然則若郎納妾，必美而韻者乎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從此癡心物色，而短於資。時有浙妓溫冷香者，寓於吳，有詠柳絮四律，沸傳吳下，好事者多和之。余友吳江張閑慙素賞冷香，攜柳絮詩索和。芸微其人而置之，余技癢而和其韻，中有一「觸我春愁偏婉轉，撩他離緒更纏綿」之句，芸甚擊節。

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，吾母將挈芸游虎丘，閑慙忽至，曰：「余亦有虎丘之游，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。」因請吾母與芸先行，期於虎丘半塘相晤。閑慙拉余至冷香寓，見冷香已半老；有女名慙園，瓜期未破，亭亭玉立，真「一泓秋水照人寒」者也，款接間，頗知文墨；有妹文園，尚雛。余此時初無癡想，且念一杯之敝，非寒士所能酬，而既入個中，私心忐忑，強為酬答。因私謂閑慙曰：「余貧士也，子以尤物玩我乎？」閑慙笑曰：「非也，今日有友人邀慙園答我，席主為尊客拉去，我代客轉邀客，毋煩傾他慮也。」余始釋然。

至半塘，兩舟相遇，令慙園過舟叩見吾母。芸、慙相見，歡同舊識，攜手登山，備覽名勝。芸獨愛千頃雲高曠，坐賞良久。返至野芳濱，暢飲甚歡，並舟而泊。及解纜，芸謂余曰：「子陪張君，留慙陪妾可乎？」余諾之。返棹至都

中橋，始過船分袂。歸家已三鼓，芸曰：「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，頃已約憨園，明日過我，當為子圖之。」余駭曰：「此非金屋不能貯，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！況我兩人伉儷正篤，何必外求？」芸笑曰：「我自愛之，子姑待之。」

明午，憨果至。芸慇懃款接，筵中以猜枚贏吟輸飲為令，終席無一羅致語。

及憨園歸，芸曰：「頃又與密約，十八日來此結為姊妹，子宜備牲牢以待。」笑指臂上翡翠釧曰：「若見此釧屬於憨，事必諧矣，頃已吐意，未深結其心也。」余姑聽之。十八日大雨，憨竟冒雨至。入室良久，始挽手出，見余有羞色，蓋翡翠釧已在憨臂矣。焚香結盟後，擬再續前飲，適憨有石湖之游，即別去。芸欣然告余曰：「麗人已得，君何以謝媒耶？」余詢其詳，芸曰：「向之秘言，恐憨意另有所屬也，頃探之，無他，語之曰：『妹知今日之意否？』」憨曰：「蒙夫人抬舉，真蓬蒿倚玉樹也。但吾母望我奢，恐難自主耳，願彼此緩圖之。」脫釧上臂時，又語之曰：「玉取其堅，且有團圞不斷之意，妹試籠之，以為先兆。」憨曰：「聚合之權，總在夫人也。」即此觀之，憨心已得，所難必者，冷香耳，當再圖之。」余笑曰：「卿將效笠翁之《憐香伴》耶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自此無日不談憨園矣。

後憊為有力者奪去，不果。芸竟以之死。

## 第二卷 閑情記趣

余憶童稚時，能張目對日，明察秋毫。見藐小微物，必細察其紋理，故時有物外之趣。

夏蚊成雷，私擬作群鶴舞空，心之所向，則或千或百，果然鶴也；昂首觀之，項為之強。

又留蚊於素帳中，徐噴以煙，使其沖煙飛鳴，作青雲白鶴觀；果如鶴唳雲端，怡然稱快。

於土牆凹凸處、花台小草叢雜處，常蹲其身，使與台齊。定神細視，以叢草為林，以蟲蟻為獸，以土礫凸者為丘，凹者為壑，神遊其中，怡然自得。

一日，見二蟲鬥草間，觀之，興正濃。忽有龐然大物，拔山倒樹而來，蓋一癩蛤蟆也，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。余年幼，方出神，不覺呀然驚恐。神定，捉蛤蟆，鞭數十，驅之別院。

年長思之，二蟲之鬥，蓋圖奸不從也，古語云：「奸近殺。」蟲亦然耶？貪此生涯，卵為蚯蚓所哈（吳俗稱陽曰卵），腫不能便，捉鴨開口哈之，婢媼偶釋手，鴨顛其頸作吞噬狀，驚而大哭，傳為語柄。此皆幼時閑情也。

及長，愛花成癡，喜剪盆樹。識張蘭坡，始精剪枝養節之法，繼悟接花疊石之道。

花以蘭為最，取其幽香韻致也，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。蘭坡臨終時，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，皆肩平心闊，莖細瓣淨，可以入譜者，余珍如拱璧。

值余幕游於外，芸能親為灌溉，花葉頗茂。不二年，一旦忽萎死。起根視之，皆白如玉，且蘭芽勃然。初不可解，以為無福消受，浩嘆而已。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，故用滾湯灌殺也。從此誓不植蘭。

次取杜鵑，雖無香而色可久玩，且易剪裁。以芸惜枝憐葉，不忍暢剪，故難成樹，其他盆玩皆然。

惟每年籬東菊綻，積興成癖，喜摘插瓶，不愛盆玩；非盆玩不足觀，以家無園圃，不能自植；貨於市者，俱叢雜無致，故不取耳。

其插花朵：數宜單，不宜雙；每瓶取一種，不取二色；瓶口取闊大，不取窄小，闊大者舒展不拘。

自五、七花至三、四十花，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，以不散漫、不擠軋、不

靠瓶口為妙，所謂「一起把宜緊」也，或亭亭玉立，或飛舞橫斜。

花取參差，間以花蕊，以免飛鉞耍盤之病。葉取不亂，梗取不強，用針宜藏，針長寧斷之，毋令針針露梗，所謂「瓶口宜清」也。

視桌之大小，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；多則眉目不分，即同市井之菊屏矣。几之高低，自三、四寸至二尺五、六寸而止，必須參差高下，互相照應，以氣勢聯絡為上。若中高兩低，後高前低，成排對列，又犯俗所謂「錦灰堆」矣。或密或疏，或進或出，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。

若盆碗盤洗，用漂青、松香、榆皮、麵和油，先熬以稻灰，收成膠。以銅片按釘向上，將膏火化，黏銅片於盤碗盆洗中。

俟冷，將花用鐵絲紮把，插於釘上，宜偏斜取勢，不可居中；更宜枝疏葉清，不可擁擠。然後加水，用碗沙少許掩銅片，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。

若以木本花果插瓶，剪裁之法（倘不能色色自覓，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），必先執在手中，橫斜以觀其勢，反側以取其態；相定之後，剪去雜枝，以疏瘦古怪為佳。再思其梗如何入瓶，或折或曲，插入瓶口，方免背葉側花之患。

若一枝到手，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，勢必枝亂梗強，花側葉背，既難



取態，更無韻致矣。

折梗打曲之法：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，則直者曲矣。如患梗倒，敲一、二釘以筦之。即楓葉竹枝，亂草荊棘，均堪入選；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，幾莖細草伴以荊棘兩枝，苟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。若新栽花木，不妨歪斜取勢，聽其葉側，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；如樹樹直栽，即難取勢矣。

至剪裁盆樹，先取根露雞爪者，左右剪成三節，然後起枝。一枝一節，七枝到頂，或九枝到頂。枝忌對節如肩臂，節忌臃腫如鶴膝；須盤旋出枝，不可光留左右，以避赤胸露背之病；又不可前後直出，有名「雙起」、「三起」者，一根而起兩、三樹也。如根無爪形，便成插樹，故不取。然一樹剪成，至少得一、二十年。余生平僅見吾鄉萬翁名彩章者，一生剪成數樹。又在揚州商家，見有虞山遊客，攜送黃楊、翠柏各一盆，惜乎明珠暗投，余未見其可也。若留枝盤如寶塔，紮枝曲如蚯蚓者，便成匠氣矣。

點綴盆中花石，小景可以入畫，大景可以入神。一甌清茗，神能趨入其中，方可供幽齋之玩。種水仙無露壁石，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。黃芽菜心，其白如玉，取大小五、七枝，用沙土植長方盤內，以炭代石，黑白分明，頗有意

思。以此類推，幽趣無窮，難以枚舉。如石菖蒲結子，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，置陰濕地，能長細菖蒲，隨意移養盆碗中，茸茸可愛。以老蓮子磨薄兩頭，入蛋殼使雞翼之，俟雛成取出，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，搗爛拌勻，植於小器中，灌以河水，曬以朝陽，花發大如酒杯，葉縮縮如碗口，亭亭可愛。

若夫園亭樓閣，套室迴廊，疊石成山，栽花取勢，又在大中見小，小中見大，虛中有實，實中有虛，或藏或露，或淺或深。不僅在一周、迴、曲、折四字，又不在地廣石多，徒煩工費。或掘地堆土成山，間以塊石，雜以花草，籬用梅編，牆以藤引，則無山而成山矣。大中見小者，散漫處植易長之竹，編易茂之梅以屏之。小中見大者，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，飾以綠色，引以藤蔓；嵌大石，鑿字作碑記形；推窗如臨石壁，便覺峻峭無窮。虛中有實者，或山窮水盡處，一折而豁然開朗；或軒閣設廚處，一開而可通別院。實中有虛者，開門於不通之院，映以竹石，如有實無也；設矮欄於牆頭，如有月台而實虛也。貧士屋少人多，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，再加轉移。其間台級為牀，前後借湊，可作三榻，間以板而裱以紙，則前後上下皆越絕，譬之如行長路，即不覺其窄矣。余夫婦喬寓揚州時，曾仿此法，屋僅兩椽，上下臥室、廚灶、客座

皆越絕而綽然有餘。芸曾笑曰：「位置雖精，終非富貴家氣象也。」是誠然歟！

余掃墓山中，檢有巒紋可觀之石，歸與芸商曰：「用油灰疊宣州石於白石盆，取色勻也。本山黃石雖古樸，亦用油灰，則黃白相間，鑿痕畢露，將奈何？」芸曰：「擇石之頑劣者，搗末於灰痕處，乘濕糝之，乾或色同也。」乃如其言，用宜興窯長方盆疊起一峰，偏於左而凸於右，背作橫方紋，如雲林石法，巉巖凹凸，若臨江石磯狀；虛一角，用河泥種千瓣白萍；石上植蔦蘿，俗呼雲松。經營數日乃成。至深秋，蔦蘿蔓延滿山，如藤蘿之懸石壁，花開正紅色，白萍亦透水大放，紅白相間。神遊其中，如登蓬島。置之簷下與芸品題：此處宜設水閣，此處宜立茅亭，此處宜鑿六字曰「落花流水之間」，此可以居，此可以釣，此可以眺。胸中丘壑，若將移居者然。一夕，貓奴爭食，自簷而墮，連盆與架頃刻碎之。余嘆曰：「即此小經營，尚干造物忌耶！」兩人不禁淚落。

靜室焚香，閑中雅趣。芸嘗以沉速等香，於飯鑊蒸透，在爐上設一銅絲架，離火中寸許，徐徐烘之，其香幽韻而無煙。佛手忌醉鼻嗅，嗅則易爛；木瓜忌出汗，汗出，用水洗之；惟香圓無忌。佛手、木瓜亦有供法，不能筆宣。每有人將供妥者，隨手取嗅，隨手置之，即不知供法者也。

余閑居，案頭瓶花不絕。芸曰：「子之插花能備風、晴、雨、露，可謂精妙入神。而畫中有草蟲一法，盍仿而效之。」余曰：「蟲躑躅不受制，焉能做效？」芸曰：「有一法，恐作俑罪過耳。」余曰：「試言之。」芸曰：「蟲死色不變，覓螳螂、蟬、蝶之屬，以針刺死，用細絲扣蟲項繫花草間，整其足，或抱梗，或踏葉，宛然如生，不亦善乎？」余喜，如其法行之，見者無不稱絕。求之閨中，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。

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，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。鄉居院曠，夏日逼人，芸教其家，作活花屏法甚妙。每屏一扇，用木梢二枝約長四、五寸，作矮條凳式，虛其中，橫四檔，寬一尺許，四角鑿圓眼，插竹編方眼。屏約高六、七尺，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，盤延屏上，兩人可移動。多編數屏，隨意遮攔，恍如綠陰滿窗，透風蔽日，紆迴曲折，隨時可更，故曰「活花屏」。有此一法，即一切藤本香草，隨地可用。此真鄉居之良法也。

友人魯半舫名璋，字春山，善寫松柏及梅菊，工隸書，兼工鐵筆。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，一年有半。樓共五椽，東向，余居其二，晦明風雨，可以遠眺。庭中有木犀一株，清香撩人。有廊有廂，地極幽靜。移居時，有一僕一媪，並

挈其小女來。僕能成衣，嫗能紡績，於是芸繡，嫗績，僕則成衣，以供薪水。余素愛客，小酌必行令。芸善不費之烹庖，瓜蔬魚蝦，一經芸手，便有意外味。同人知余貧，每出杖頭錢，作竟日敘。余又好潔，地無纖塵，且無拘束，不嫌放縱。時有楊補凡名昌緒，善人物寫真；袁少迂名沛，工山水；王星瀾名巖，工花卉翎毛。諸三人愛蕭爽樓幽雅，皆攜畫具來。余則從之學畫，又寫草篆，鐫圖章，加以潤筆，交芸備茶酒供客，終日品詩論畫而已。更有夏淡安、揖山兩昆季，並繆山音、知白兩昆季，及蔣韻香、陸橘香、周嘯霞、郭小愚，華杏帆、張閑酣諸君子，如樑上之燕，自去自來。芸則拔釵沽酒，不動聲色，良辰美景，不放輕過。今則天各一方，風流雲散，兼之玉碎香埋，不堪回首矣！非所謂「當日渾閑事，而今盡可憐」者乎！

蕭爽樓有四忌：談官宦升遷、公廨時事、八股時文、看牌擲色，有犯必罰酒五斤。有四取：慷慨豪爽、風流蘊藉、落拓不羈、澄靜緘默。長夏無事，考對為會，每會八人，每人各攜青蚨二百。先拈鬮，得第一者為主考，關防別座，第二者為謄錄，亦就座，餘作舉子，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，蓋用印章。主考出五、七言各一句，刻香為限，行立構思，不准交頭私語，對就後投入一匣，方

許就座。各人交卷畢，謄錄啟匣，併錄一冊，轉呈主考，以杜徇私。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，五言三聯。六聯中取第一者，即為後任主考，第二者為謄錄，每人有兩聯不取者，罰錢二十文，取一聯者，免罰十文，過限者倍罰。一場，主考得香錢百文，一日可十場，積錢千文，酒資大暢矣。惟芸議為官卷，准坐而構思。

楊補凡為余夫婦寫載花小影，神情確肖。是夜月色頗佳，蘭影上粉牆，別有幽致，星瀾醉後興發曰：「補凡能為君寫真，我能為花圖影。」余笑曰：「花影能如人影否？」星瀾取素紙鋪於牆，即就蘭影，用墨濃淡圖之。日間取視，雖不成畫，而花葉蕭疏，自有月下之趣。芸甚寶之，各有題詠。

蘇城有南園、北園二處，菜花黃時，苦無酒家小飲。攜盒而往，對花冷飲，殊無意味。或議就近覓飲者，或議看花歸飲者，終不如對花熱飲為快。眾議未定。芸笑曰：「明日但各出杖頭錢，我自擔爐火來。」眾笑曰：「諾。」眾去，余問曰：「卿果自往乎？」芸曰：「非也，妾見市中賣餛飩者，其擔鍋、灶無不備，盍雇之而往？妾先烹調端整，到彼處再一下鍋，茶酒兩便。」余曰：「酒菜固便矣，茶乏烹具。」芸曰：「攜一砂罐去，以鐵叉串罐柄，去其鍋，懸於行灶

中，加柴火煎茶，不亦便乎？」余鼓掌稱善。街頭有鮑姓者，賣餛飩為業，以百錢雇其擔，約以明日午後，鮑欣然允議。明日看花者至，余告以故，眾咸嘆服。飯後同往，並帶席墊至南園，擇柳陰下團坐。先烹茗，飲畢，然後暖酒烹肴。是時風和日麗，遍地黃金，青衫紅袖，越阡度陌，蝶蜂亂飛，令人不飲自醉。既而酒肴俱熱，坐地大嚼，擔者頗不俗，拉與同飲。遊人見之，莫不羨為奇想。杯盤狼籍，各已陶然，或坐或臥，或歌或嘯。紅日將頹，余思粥，擔者即為買米煮之，果腹而歸。芸曰：「今日之遊樂乎？」眾曰：「非夫人之力不及此。」大笑而散。

貧士起居服食，以及器皿房舍，宜省儉而雅潔，省儉之法曰「就事論事」。余愛小飲，不喜多菜。芸為置一梅花盒，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，中置一隻，外置五隻，用灰漆就，其形如梅花，底蓋均起凹楞，蓋之上有柄如花蒂。置之案頭，如一朵墨梅覆桌；啟蓋視之，如菜裝於瓣中，一盒六色，二、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，食完再添。另做矮邊圓盤一隻，以便放杯、箸、酒壺之類，隨處可擺，移掇亦便。即食物省儉之一端也。余之小帽、領、襪，皆芸自做，衣之破者，移東補西，必整必潔，色取暗淡，以免垢跡，既可出客，又可家常。此又

服飾省儉之一端也。初至蕭爽樓中，嫌其暗，以白紙糊壁，遂亮。夏月樓下去窗，無闌干，覺空洞無遮攔。芸曰：「有舊竹簾在，何不以簾代攔？」余曰：「如何？」芸曰：「用竹數根，黝黑色，一豎一橫，留出走路，截半簾搭在橫竹上，垂至地，高與桌齊，中豎短竹四根，用麻線紮定，然後於橫竹搭簾處，尋舊黑布條，連橫竹裏縫之。既可遮攔飾觀，又不費錢。」此「就事論事」之一法也。以此推之，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，良有以也。夏月荷花初開時，晚含而曉放，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，置花心，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韻尤絕。



### 第三卷 坎珂記愁

人生坎珂何為乎來哉？往往皆自作孽耳，余則非也，多情重諾，爽直不羈，轉因之為累。況吾父稼夫公慷慨豪俠，急人之難、成人之事、嫁人之女、撫人之兒，指不勝屈，揮金如土，多為他人。余夫婦居家，偶有需用，不免典質。始則移東補西，繼則左支右絀。諺云：「處家人情，非錢不行。」先起小人之議，漸招同室之譏。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，真千古至言也！余雖居長而行三，故上下呼芸為「三娘」。後忽呼為「三太太」，始而戲呼，繼成習慣，甚至尊卑長幼，皆以「三太太」呼之，此家庭之變機歟？

乾隆乙巳，隨侍吾父於海寧官舍。芸於吾家書中附寄小函，吾父曰：「媳婦既能筆墨，汝母家信付彼司之。」後家庭偶有閑言，吾母疑其述事不當，乃不令代筆。吾父見信非芸手筆，詢余曰：「汝婦病耶？」余即作札問之，亦不答。久之，吾父怒曰：「想汝婦不屑代筆耳！」迨余歸，探知委曲，欲為婉剖，芸急止之曰：「寧受責於翁，勿失歡於姑也。」竟不自白。

庚戌之春，予又隨侍吾父於邗江幕中，有同事俞孚亭者挈眷居焉。吾父謂孚亭曰：「一生辛苦，常在客中，欲覓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。兒輩果能仰體

親意，當於家鄉覓一人來，庶語音相合。」孚亭轉述於余，密札致芸，倩媒物色，得姚氏女。芸以成否未定，未即稟知吾母。其來也，托言鄰女為嬉游者，及吾父命余接收至署，芸又聽旁人意見，托言吾父素所合意者。吾母見之曰：「此鄰女之嬉游者也，何娶之乎？」芸遂並失愛於姑矣。

壬子春，余館真州。吾父病於邗江，余往省，亦病焉。余弟啟堂時亦隨侍。芸來書曰：「啟堂弟曾向鄰婦借貸，倩芸作保，現追索甚急。」余詢啟堂，啟堂轉以嫂氏為多事，余遂批紙尾曰：「父子皆病，無錢可償，俟啟弟歸時，自行打算可也。」未幾，病皆愈，余仍往真州。芸覆書來，吾父拆視之，中述啟弟鄰項事，且云：「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，翁病稍痊，宜密囑姚托言思家，妾當令其家父母到場接收。實彼此卸責之計也。」吾父見書怒甚，詢啟堂以鄰項事，答言不知，遂札飭余曰：「汝婦背夫借債，讒謗小叔，且稱姑曰令堂，翁曰老人，悖謬之甚！我已專人持札回蘇斥逐，汝若稍有人心，亦當知過！」余接此札，如聞青天霹靂，即肅書認罪，覓騎遄歸，恐芸之短見也。到家述其本末，而家人乃持逐書至，歷斥多過，言甚決絕。芸泣曰：「妾固不合妄言，但阿翁當恕婦女無知耳。」越數日，吾父又有手諭至，曰：「我不為已甚，汝攜婦別

居，勿使我見，免我生氣足矣。」乃寄芸於外家，而芸以母亡弟出，不願往依族中，幸友人魯半舫聞而憐之，招余夫婦往居其家蕭爽樓。

越兩載，吾父漸知始末，適余自嶺南歸，吾父自至蕭爽樓，謂芸曰：「前事我已盡知，汝盍歸乎？」余夫婦欣然，仍歸故宅，骨肉重圓。豈料又有憨園之孽障耶！

芸素有血疾，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。母金氏復念子而病沒，悲傷過甚所致。自識憨園，年餘未發，余方幸其得良藥。而憨為有力者奪去，以千金作聘，且許養其母。佳人已屬沙叱利矣！余知之而未敢言也，及芸往探始知之，歸而嗚咽，謂余曰：「初不料憨之薄情乃爾也！」余曰：「卿自情癡耳，此中人何情之有哉？況錦衣玉食者，未必能安於荊釵布裙也，與其後悔，莫若無成。」因撫慰之再三。而芸終以受愚為恨，血疾大發，牀席支離，刀圭無效，時發時止，骨瘦形銷。不數年而逋負日增，物議日起，老親又以盟妓一端，憎惡日甚，余則調停中立，已非生人之境矣。

芸生一女名青君，時年十四，頗知書，且極賢能，質釵典服，幸賴辛勞。子名逢森，時年十二，從師讀書。余連年無館，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內，三日

所進，不敷一日所出，焦勞困苦，竭蹶時形。隆冬無裘，挺身而過，青君亦衣單股票，猶強曰：「不寒。」因是芸誓不醫藥。偶能起牀，適余有友人周春煦，自福郡王幕中歸，倩人繡《心經》一部，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，且利其繡價之豐，竟繡焉。而春煦行色匆匆，不能久待，十日告成，弱者驟勞，致增腰酸頭暈之疾。豈知命薄者，佛亦不能發慈悲也！

繡經之後，芸病轉增，喚水索湯，上下厭之。有西人賃屋於余畫鋪之左，放利債為業，時倩余作畫，因識之。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，乞余作保，余以情有難卻，允焉，而某竟挾資遠遁。西人惟保是問，時來饒舌，初以筆墨為抵，漸至無物可償。歲底吾父家居，西人索債，咆哮於門。吾父聞之，召余訶責曰：「我輩衣冠之家，何得負此小人之債！」正剖訴間，適芸有自幼同盟姊錫山華氏，知其病，遣人問訊。堂上誤以為憨園之使，因愈怒曰：「汝婦不守閨訓，結盟娼妓；汝亦不思習上，濫伍小人。若置汝死地，情有不忍。姑寬三日限，速自為計，遲必首汝逆矣！」

芸聞而泣曰：「親怒如此，皆我罪孽。妾死君行，君必不忍；妾留君去，君必不捨。姑密喚華家人來，我強起問之。」因令青君扶至房外，呼華使問曰：「汝

主母特遺來耶？抑便道來耶？」曰：「主母久聞夫人臥病，本欲親來探望，因從未登門，不敢造次，臨行囑咐，倘夫人不嫌鄉居簡褻，不妨到鄉調養，踐幼時燈下之言。」蓋芸與同繡曰，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。因囑之曰：「煩汝速歸，稟知主母，於兩日後放舟密來。」

其人既退，謂余曰：「華家盟姊情逾骨肉，君若肯至其家，不妨同行，但兒女攜之同往既不便，留之累親又不可，必於兩日內安頓之。」時余有表兄王蘊臣一子名韞石，願得青君為媳婦。芸曰：「聞王郎懦弱無能，不過守成之子，而王又無成可守。幸詩禮之家，且又獨子，許之可也。」余謂蘊臣曰：「吾父與君有渭陽之誼，欲媳青君，諒無不允。但待長而嫁，勢所不能。余夫婦往錫山後，君即稟知堂上，先為童媳，何如？」蘊臣喜曰：「謹如命」。逢森亦托友人夏揖山轉薦學貿易。

安頓已定，華舟適至，時庚申之臘二十五日也。芸曰：「孑然出門，不惟招鄰里笑，且西人之項無著，恐亦不放，必於明日五鼓悄然而去。」余曰：「卿病中能冒曉寒耶？」芸曰：「死生有命，無多慮也。」密稟吾父，亦以為然。是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，令逢森先臥。青君泣於母側，芸囑曰：「汝母命苦，兼亦

情癡，故遭此顛沛，幸汝父待我厚，此去可無他慮。兩三年內，必當佈置重圓。汝至汝家須盡婦道，勿似汝母。汝之翁姑以得汝為幸，必善視汝。所留箱籠什物，盡付汝帶去。汝弟年幼，故未令知，臨行時托言就醫，數日即歸，俟我去遠，告知其故，稟聞祖父可也。」旁有舊嫗，即前卷中曾賃其家消暑者，願送至鄉，故是時陪傍在側，拭淚不已。將交五鼓，暖粥共啜之。芸強顏笑曰：「昔一粥而聚，今一粥而散，若作傳奇，可名《吃粥記》矣。」逢森聞聲亦起，呻曰：「母何為？」芸曰：「將出門就醫耳。」逢森曰：「起何早？」曰：「路遠耳。汝與姊相安在家，毋討祖母嫌。我與汝父同往，數日即歸。」雞聲三唱，芸含淚扶嫗，啟後門將出，逢森忽大哭曰：「噫，我母不歸矣！」青君恐驚人，急掩其口而慰之。當是時，余兩人寸腸已斷，不能復作一語，但止以「勿哭」而已。青君閉門後，芸出巷十數步，已疲不能行，使嫗提燈，余背負之而行。將至舟次，幾為邏者所執，幸老嫗認芸為病女，余為婿，且得舟子，皆華氏工人，聞聲接應，相扶下船。解纜後，芸始放聲痛哭。是行也，其母子已成永訣矣！

華名大成，居無錫之東高山，面山而居，躬耕為業，人極樸誠，其妻夏氏，即芸之盟姊也。是日午未之交，始抵其家。華夫人已倚門而待，率兩小女至舟，

相見甚歡，扶芸登岸，款待慇懃。四鄰婦人孺子哄然入室，將芸環視，有相問訊者，有相憐惜者，交頭接耳，滿室啾啾。芸謂華夫人曰：「今日真如漁父入桃源矣。」華曰：「妹莫笑，鄉人少所見多所怪耳。」自此相安度歲。

至元宵，僅隔兩旬而芸漸能起步，是夜觀龍燈於打麥場中，神情態度漸可復元。余乃心安，與之私議曰：「我居此非計，欲他適而短於資，奈何？」芸曰：「妾亦籌之矣。君姊丈范惠來，現於靖江鹽公堂司會計，十年前曾借君十金，適數不敷，妾典釵湊之，君憶之耶？」余曰：「忘之矣。」芸曰：「聞靖江去此不遠，君盍一往？」余如其言。

時天頗暖，織絨袍嗶嘰短褂，猶覺其熱，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。是夜宿錫山客旅，賃被而臥。晨起趁江陰航船，一路逆風，繼以微雨。夜至江陰江口，春寒徹骨，沾酒禦寒，囊為之罄。躊躇終夜，擬卸襯衣質錢而渡。十九日，北風更烈，雪勢猶濃，不禁慘然淚落，暗計房資渡費，不敢再飲。正心寒股栗間，忽見一老翁，草鞋氈笠負黃包，入店，以目視余，似相識者。余曰：「翁非泰州曹姓耶？」答曰：「然。我非公，死填溝壑矣！今小女無恙，時誦公德。不意今日相逢，何逗留於此？」蓋余幕泰州時，有曹姓，本微賤，一女有姿色，已許

婿家，有勢力者放債謀其女，致涉訟，余從中調護，仍歸所許。曹即投入公門為隸，叩首作謝，故識之。余告以投親遇雪之由，曹曰：「明日天晴，我當順途相送。」出錢沽酒，備極款洽。二十日，曉鐘初動，即聞江口喚渡聲，余驚起，呼曹同濟。曹曰：「勿急，宜飽食登舟。」乃代償房飯錢，拉余出沽。余以連日逗留，急欲趕渡，食不下咽，強啖麻餅兩枚。及登舟，江風如箭，四肢發戰。曹曰：「聞江陰有人縊於靖，其妻雇是舟而往，必俟雇者來始渡耳。」枵腹忍寒，午始解纜。至靖，暮煙四合矣。曹曰：「靖有公堂兩處，所訪者城內耶？城外耶？」余踉蹌隨其後，且行且對曰：「實不知其內外也。」曹曰：「然則且止宿，明日往訪耳。」進旅店，鞋襪已為泥淤濕透，索火烘之，草草飲食，疲極酣睡。晨起，襪燒其半，曹又代償房飯錢。訪至城中，惠來尚未起，聞余至，披衣出，見余狀驚曰：「舅何狼狽至此？」余曰：「姑勿問，有銀乞借二金，先遣送我者。」惠來以番銀二圓授余，即以贈曹。曹力卻，受一圓而去。余乃歷述所遭，並言來意。惠來曰：「郎舅至戚，即無宿逋，亦應竭盡綿力，無如航海鹽船新被盜，正當盤帳之時，不能挪移豐贈，當勉措番銀二十圓，以償舊欠，何如？」余本無奢望，遂諾之。



留住兩日，天已晴暖，即作歸計。二十五日，乃回華宅。芸曰：「君遇雪乎？」余告以所苦。因慘然曰：「雪時，妾以為君抵靖，乃尚逗留江口。幸遇曹老，絕處逢生，亦可謂吉人天相矣。」越數日，得青君信，知逢森已為揖山薦引入店，蓋臣請命於吾父，擇正月二十四日將伊接去。兒女之事粗能了了，但分離至此，令人終覺慘傷耳。

二月初，日暖風和，以靖江之項薄備行裝，訪故人胡肯堂於邗江鹽署，有貢局眾司事公延入局，代司筆墨，身心稍定。至明年壬戌八月，接芸書曰：「病體全瘳，惟寄食於非親非友之家，終覺非久長之策，願亦來邗，一睹平山之勝。」余乃賃屋於邗江先春門外，臨河兩椽，自至華氏接芸同行。華夫人贈一小奚奴曰阿雙，幫司炊爨，並訂他年結鄰之約。

時已十月，平山淒冷，期以春遊。滿望散心調攝，徐圖骨肉重圓。不滿月，而貢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，余係友中之友，遂亦散閑。芸始猶百計代余籌畫，強顏慰藉，未嘗稍涉怨尤。至癸亥仲春，血疾大發。余欲再至靖江作將伯之呼，芸曰：「求親不如求友。」余曰：「此言雖是，親友雖關切，現皆閑處，自顧不遑。」芸曰：「幸天時已暖，前途可無阻雪之慮，願君速去速回，勿以病人為念。」

君或體有不安，妾罪更重矣。」時已薪水不繼，余佯為雇騾以安其心，實則囊餅徒步，且食且行。向東南，兩渡叉河，約八、九十里，四望無村落。至更許，但見黃沙漠漠，明星閃閃，得一土地祠，高約五尺許，環以短牆，植以雙柏，因向神叩首，祝曰：「蘇州沈某投親失路至此，欲假神祠一宿，幸神憐佑！」於是移小石香爐於旁，以身探之，僅容半體。以風帽反戴掩面，坐半身於中，出膝於外，閉目靜聽，微風蕭蕭而已。足疲神倦，昏然睡去。及醒，東方已白，短牆外忽有步語聲，急出探視，蓋土人趕集經此也。問以途，曰：「南行十里即泰興縣城，穿城向東南，十里一土墩，過八墩即靖江，皆康莊也。」余乃反身，移爐於原位，叩首作謝而行。過泰興，即有小車可附。申刻抵靖。投刺焉。良久，司閽者曰：「范爺因公往常州去矣。」察其辭色，似有推托，余詰之曰：「何日可歸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余曰：「雖一年亦將待之。」閽者會余意，私問曰：「公與范爺嫡郎舅耶？」余曰：「苟非嫡者，不待其歸矣。」閽者曰：「公姑待之。」越三日，乃以回靖告，共挪二十五金。

雇騾急返，芸正形容慘變，咻咻涕泣。見余歸，卒然曰：「君知昨午阿雙捲逃乎？倩人大索，今猶不得。失物小事，人係伊母臨行再三交托，今若逃歸，

中有大江之阻，已覺堪虞，倘其父母匿子圖詐，將奈之何？且有何顏見我盟姊？」余曰：「請勿急，卿慮過深矣。匿子圖詐，詐其富有也，我夫婦兩肩擔一口耳，況攜來半載，授衣分食，從未稍加撲責，鄰里咸知。此實小奴喪良，乘危竊逃。華家盟姊贈以匪人，彼無顏見卿，卿何反謂無顏見彼耶？今當一面呈縣立案，以杜後患可也。」芸聞余言，意似稍釋。然自此夢中囈語，時呼「阿雙逃矣」，或呼「慙何負我」，病勢日以增矣。

余欲延醫診治，芸阻曰：「妾病始因弟亡母喪，悲痛過甚，繼為情感，後由忿激，而平素又多過慮，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，而不能得，以至頭眩、怔忡諸症畢備，所謂病入膏肓，良醫束手，請勿為無益之費。憶妾唱隨二十三年，蒙君錯愛，百凡體恤，不以頑劣見棄，知己如君，得婿如此，妾已此生無憾！若布衣暖，菜飯飽，一室雍雍，優游泉石，如滄浪亭、蕭爽樓之處境，真成煙火神仙矣。神仙幾世才能修到，我輩何人，敢望神仙耶？強而求之，致干造物之忌，即有情魔之擾。總因君太多情，妾生薄命耳！」因又嗚咽而言曰：「人生百年，終歸一死。今中道相離，忽焉長別，不能終奉箕帚、目睹逢森娶婦，此心實覺耿耿。」言已，淚落如豆。余勉強慰之曰：「卿病八年，懺懺欲絕者屢矣，

今何忽作斷腸語耶？」芸曰：「連日夢我父母放舟來接，閉目即飄然上下，如行雲霧中，殆魂離而軀殼存乎？」余曰：「此神不收舍，服以補劑，靜心調養，自能安痊。」芸又唏噓曰：「妾若稍有生機一線，斷不敢驚君聽聞。今冥路已近，苟再不言，言無日矣。君之不得親心，流離顛沛，皆由妾故，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，君亦可免牽掛。堂上春秋高矣，妾死，君宜早歸。如無力攜妾骸骨歸，不妨暫厝於此，待君將來可耳。願君另續德容兼備者，以奉雙親，撫我遺子，妾亦瞑目矣。」言至此，痛腸欲裂，不覺慘然大慟。余曰：「卿果中道相捨，斷無再續之理，況『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』耳。」芸乃執余手而更欲有言，僅斷續疊言「來世」二字，忽發喘口噤，兩目瞪視，千呼萬喚已不能言。痛淚兩行，涔涔流溢。既而喘漸微，淚漸乾，一靈縹緲，竟爾長逝！時嘉慶癸亥三月三十日也。當是時，孤燈一盞，舉目無親，兩手空拳，寸心欲碎。綿綿此恨，曷其有極！

承吾友胡省堂以十金為助，余盡室中所有，變賣一空，親為成殮。嗚呼！芸一女流，具男子之襟懷才識。歸吾門後，余日奔走衣食，中饋缺乏，芸能纖悉不介意。及余家居，惟以文字相辯析而已。卒之疾病顛連，賚恨以沒，誰致

之耶？余有負閨中良友，又何可勝道哉！奉勸世間夫婦，固不可彼此相仇，亦不可過於情篤。話云：「恩愛夫妻不到頭。」如余者，可作前車之鑒也。

回煞之期，俗傳是日魂必隨煞而歸，故居中鋪設一如生前，且須鋪生前舊衣於牀上，置舊鞋於牀下，以待魂歸瞻顧，吳下相傳謂之「收眼光」。延羽士作法，先召於牀而後遣之，謂之「接旨」。邗江俗例，設酒肴於死者之室，一家盡出，謂之「避旨」。以故有因避被竊者。芸娘嘗期，房東因同居而出避，鄰家囑余亦設肴遠避。余冀魄歸一見，姑漫應之。同鄉張禹門諫余曰：「因邪入邪，宜信其有，勿嘗試也。」余曰：「所以不避而待之者，正信其有也。」張曰：「回煞犯煞，不利生人，夫人即或魂歸，業已陰陽有間，竊恐欲見者無形可接，應避者反犯其鋒耳。」時余癡心不昧，強對曰：「死生有命。君果關切，伴我何如？」張曰：「我當於門外守之，君有異見，一呼即入可也。」余乃張燈入室，見鋪設宛然而音容已杳，不禁心傷淚湧。又恐淚眼模糊失所欲見，忍淚睜目，坐牀而待。撫其所遺舊服，香澤猶存，不覺柔腸寸斷，冥然昏去。轉念待魂而來，何遽睡耶？開目四視，見席上雙燭青燄熒熒，縮光如豆，毛骨悚然，通體寒栗。因摩兩手擦額，細矚之，雙燄漸起，高至尺許，紙裱頂格幾被所焚。余正得借

光四顧間，光忽又縮如前。此時心春股栗，欲呼守者進觀，而轉念柔魂弱魄，恐為盛陽所逼，悄呼芸名而祝之，滿室寂然，一無所見，既而燭燄復明，不復騰起矣。出告禹門，服余膽壯，不知余實一時情癡耳。

芸沒後，憶和靖「妻梅子鶴」語，自號梅逸。權葬芸於揚州西門外之金桂山，俗呼郝家寶塔。買一棺之地，從遺言寄於此。攜木主還鄉，吾母亦為悲悼，青君、逢森歸來，痛哭成服。啟堂進言曰：「嚴君怒猶未息，兄宜仍往揚州，俟嚴君歸里，婉言勸解，再當專札相招。」余遂拜母別子女，痛哭一場，復至揚州，賣畫度日。因得常哭於芸娘之墓，影單形隻，備極淒涼，且偶經故居，傷心慘目。重陽日，鄰塚皆黃，芸墓獨青，守墳者曰：「此好穴場，故地氣旺也。」余暗祝曰：「秋風已緊，身尚衣單，卿若有靈，佑我圖得一館，度此殘年，以持家鄉信息。」未幾，江都幕客章馭庵先生欲回浙江葬親，倩余代庖三月，得備禦寒之具。封篆出署，張禹門招寓其家。張亦失館，度歲艱難，商於余，即以餘資二十金傾囊借之，且告曰：「此本留為亡荆扶柩之費，一俟得有鄉音，償我可也。」是年即寓張度歲，晨占夕卜，鄉音殊杳。

至甲子三月，接青君信，知吾父有病。即欲歸蘇，又恐觸舊忿。正趑趄觀

望間，復接青君信，始痛悉吾父業已辭世。剝骨痛心，呼天莫及。無暇他計，即星夜馳歸，觸首靈前，哀號流血。嗚呼！吾父一生辛苦，奔走於外。生余不肖，既少承歡膝下，又未侍藥牀前，不孝之罪何可逭哉！吾母見余哭，曰：「汝何此日始歸耶？」余曰：「兒之歸，幸得青君孫女信也。」吾母曰余弟婦，遂默然。余入幕守靈至七，終無一人以家事告，以喪事商者。余自問人子之道已缺，故亦無顏詢問。

一日，忽有向余索逋者登門饒舌，余出應曰：「欠債不還，固應催索，然吾父骨肉未寒，乘凶追呼，未免太甚。」中有一人私謂余曰：「我等皆有人招之使來，公且避出，當向招我者索償也。」余曰：「我欠我償，公等速退！」皆唯唯而去。余因呼啟堂諭之曰：「兄雖不肖，並未作惡不端，若言出嗣降服，從未得過纖毫嗣產，此次奔喪歸來，本人子之道，豈為爭產故耶？大丈夫貴乎自立，我既一身歸，仍以一身去耳！」言已，返身入幕，不覺大慟。叩辭吾母，走告青君，行將出走深山，求赤松子於世外矣。

青君正勸阻間，友人夏南熏字淡安、夏逢泰字揖山兩昆季尋蹤而至，抗聲諫余曰：「家庭若此，固堪動忿，但足下父死而母尚存，妻喪而子未立，乃竟飄

然出世，於心安乎？」余曰：「然則如之何？」淡安曰：「奉屈暫居寒舍，聞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，盍俟其歸而往謁之？其必有以位置君也。」余曰：「凶喪未滿百日，兄等有老親在堂，恐多未便。」揖山曰：「愚兄弟之相邀，亦家君意也。足下如執以為不便，西鄰有禪寺，方丈僧與余交最善，足下設榻於寺中，何如？」余諾之。青君曰：「祖父所遺房產，不下三、四千金，既已分毫不取，豈自己行囊亦捨去耶？我往取之，徑送禪寺父親處可也。」因是於行囊之外，轉得吾父所遺圖書、硯台、筆筒數件。

寺僧安置予於大悲閣。閣南向，向東設神像，隔西首一間，設月窗，緊對佛龕，中為作佛事者齋食之地。余即設榻其中，臨門有關聖提刀立像，極威武。院中有銀杏一株，大三抱，蔭覆滿閣，夜靜風聲如吼。揖山常攜酒果來對酌，曰：「足下一人獨處，夜深不寐，得無畏怖耶？」余曰：「僕一生坦直，胸無穢念，何怖之有？」居未幾，大雨傾盆，連宵達旦三十餘天，時慮銀杏折枝，壓梁傾屋。賴神默佑，竟得無恙。而外之牆坍屋倒者不可勝計，近處田禾俱被漂沒。余則日與僧人作畫，不見不聞。七月初，天始霽，揖山尊人號尊薌，有交易赴崇明，偕余往，代筆書券得二十金。歸，值吾父將安葬，啟堂命逢森向余



曰：「叔因葬事乏用，欲助一、二十金。」余擬傾囊與之，揖山不允，分幫其半。余即攜青君先至墓所，葬既畢，仍返大悲閣。九月杪，揖山有田在東海永寨沙，又偕余往收其息。盤桓兩月，歸已殘冬，移寓其家雪鴻草堂度歲。真異姓骨肉也。

乙丑七月，琢堂始自都門回籍。琢堂名韞玉，字執如，琢堂其號也，與余為總角交。乾隆庚戌殿元，出為四川重慶守。白蓮教之亂，三年戎馬，極著勞績。及歸，相見甚歡，旋於重九日挈眷重赴四川重慶之任，邀余同往。余即叩別吾母於九妹倩陸尚吾家，蓋先君故居已屬他人矣。吾母囑曰：「汝弟不足恃，汝行須努力。重振家聲，全望汝也！」逢森送余至半途，忽淚落不已，因囑勿送而返。舟出京口，琢堂有舊交王惕夫孝廉在淮揚鹽署，繞道往晤，余與偕往，又得一顧芸娘之墓。返舟由長江溯流而上，一路遊覽名勝。至湖北之荊州，得升潼關觀察之信，遂留余與其嗣君敦夫眷屬等，暫寓荊州，琢堂輕騎減從至重慶度歲，遂由成都歷棧道之任。丙寅二月，川眷始由水路往，至樊城登陸。途長費短，車重人多，斃馬折輪，備嘗辛苦。抵潼關甫二月，琢堂又升山左廉訪，清風兩袖，眷屬不能偕行，暫借潼川書院作寓。十月杪，始支山左廉俸，專人

接着。附有青君之書，駭悉逢森於四月間夭亡。始憶前之送余墮淚者，蓋父子永訣也。嗚呼！芸僅一子，不得延其嗣續耶！琢堂聞之，亦為之浩嘆，贈余一妾，重入春夢。從此擾擾攘攘，又不知夢醒何時耳。

## 第四卷 浪遊記快

余游幕三十年來，天下所未到者，蜀中、黔中與滇南耳。惜乎輪蹄徵逐，處處隨人，山水怡情，雲煙過眼，不過領略其大概，不能探僻尋幽也。余凡事喜獨出己見，不屑隨人是非，即論詩品畫，莫不存人珍我棄、人棄我取之意。故名勝所在，貴乎心得，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，有非名勝而自以為妙者。聊以平生歷歷者記之。

余年十五時，吾父稼夫公館於山陰趙明府幕中。有趙省齋先生名傳者，杭之宿儒也，趙明府延教其子，吾父命余亦拜投門下。暇日出遊，得至吼山，離城約十餘里。不通陸路。近山見一石洞，上有片石橫裂欲墮，即從其下盪舟入。豁然空其中，四面皆峭壁，俗名之曰「水園」。臨流建石閣五椽，對面石壁有「觀魚躍」三字，水深不測，相傳有巨鱗潛伏，余投餌試之，僅見不盈尺者出而啖食焉。閣後有道通旱園，拳石亂轟，有橫闊如掌者，有柱石平其頂而上加大石者，鑿痕猶在，一無可取。遊覽既畢，宴於水閣，命從者放爆竹，轟然一響，萬山齊應，如聞霹靂聲。此幼時快游之始。惜乎蘭亭、禹陵未能一到，至今以為憾。

至山陰之明年，先生以親老不遠遊，設帳於家，余遂從至杭，西湖之勝因得暢游。結構之妙，予以龍井為最，小有天園次之。石取天竺之飛來峰，城隍山之瑞石古洞。水取玉泉，以水清多魚，有活潑趣也。大約至不堪者，葛嶺之瑪瑙寺。其餘湖心亭、六一泉諸景，各有妙處，不能盡述，然皆不脫脂粉氣，反不如小靜室之幽僻，雅近天然。

蘇小墓在西泠橋側。土人指示，初僅半丘黃土而已，乾隆庚子聖駕南巡，曾一詢及，甲辰春復舉南巡盛典，則蘇小墓已石築其墳，作八角形，上立一碑，大書曰：「錢塘蘇小小之墓」。從此，弔古騷人不須徘徊探訪矣。余思古來烈魄忠魂堙沒不傳者，固不可勝數，即傳而不久者，亦不為少；小小一名妓耳，自南齊至今，盡人而知之，此殆靈氣所鍾，為湖山點綴耶？

橋北數武有崇文書院，余曾與同學趙緝之投考其中。時值長夏，起極早，出錢塘門，過昭慶寺，上斷橋，坐石闌上。旭日將升，朝霞映於柳外，盡態極妍；白蓮香裡，清風徐來，令人心骨皆清。步至書院，題猶未出也。午後交卷。

偕緝之納涼於紫雲洞，大可容數十人，石竅上透日光。有人設短几矮凳，賣酒於此。解衣小酌，嘗鹿脯甚妙，佐以鮮菱雪藕，微酣出洞。緝之曰：「上有

朝陽台，頗高曠，盍往一遊？」余亦興發，奮勇登其巔，覺西湖如鏡，杭城如丸，錢塘江如帶，極目可數百里。此生平第一大觀也。坐良久，陽烏將落，相攜下山，南屏晚鐘動矣。韜光、雲棲路遠未到，其紅門局之梅花、姑姑廟之鐵樹，不過爾爾。紫陽洞予以為必可觀，而訪尋得之，洞口僅容一指，涓涓流水而已，相傳中有洞天，恨不能抉門而入。

清明日，先生春祭掃墓，挈余同游。墓在東嶽，是鄉多竹，墳丁掘未出土之毛筍，形如梨而尖，作羹供客。余甘之，盡其兩碗。先生曰：「噫！是雖味美而剋心血，宜多食肉以解之。」余素不貪屠門之嚼，至是飯量且因筍而減，歸途覺煩躁，唇舌幾裂。過石屋洞，不甚可觀。水樂洞峭壁多藤蘿，入洞如斗室，有泉流甚急，其聲瑯瑯。池廣僅三尺，深五寸許，不溢亦不竭。余俯流就飲，煩躁頓解。洞外二小亭，坐其中可聽泉聲。衲子請觀萬年缸。缸在香積廚，形甚巨，以竹引泉灌其內，聽其滿溢，年久結苔厚尺許，冬日不冰，故不損也。

辛丑秋八月，吾父病瘧返里，寒索火，熱索冰，余諫不聽，竟轉傷寒，病勢日重。余侍奉湯藥，晝夜不交睫者幾一月。吾婦芸娘亦大病，慙慙在牀。心境惡劣，莫可名狀。吾父呼余囑之曰：「我病恐不起，汝守數本書，終非餬口計，

我托汝於盟弟蔣思齋，仍繼吾業可耳。」越日思齋來，即於榻前命拜為師。未幾，得名醫徐觀蓮先生診治，父病漸痊。芸亦得徐力起牀。而余則從此習幕矣。此非快事，何記於此？曰：此拋書浪遊之始，故記之。

思齋先生名襄，是年冬，即相隨習幕於奉賢宮舍。有同習幕者，顧姓名金鑒，字鴻干，號紫霞，亦蘇州人也。為人慷慨剛毅，直諒不阿，長余一歲，呼之為兄。鴻乾即毅然呼余為弟，傾心相交。此余第一知己交也，惜以二十二歲卒，余即落落寡交，今年且四十有六矣，茫茫滄海，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鴻乾者否？

憶與鴻乾訂交，襟懷高曠，時興山居之想。重九日，余與鴻乾俱在蘇，有前輩王小俠與吾父稼夫公喚女伶演劇，宴客吾家，余患其擾，先一日約鴻乾赴寒山登高，借訪他日結廬之地。芸為整理小酒榼。

越日天將曉，鴻乾已登門相邀。遂攜榼出胥門，入麵肆，各飽食。渡胥江，步至橫塘棗市橋，雇一葉扁舟，到山日猶未午。舟子頗循良，令其糴米煮飯。余兩人上岸，先至中峰寺。寺在支研古刹之南，循道而上，寺藏深樹，山門寂靜，地僻僧閑，見余兩人不衫不履，不甚接待，余等志不在此，未深入。歸舟，

飯已熟。飯畢，舟子攜榼相隨，矚其子守船，由寒山至高義園之白雲精舍。軒臨峭壁，下鑿小池，圍以石欄，一泓秋水，崖懸薜荔，牆積莓苔。坐軒下，惟聞落葉蕭蕭，悄無人跡。出門有一亭，矚舟子坐此相候。余兩人從石罅中入，名「一線天」，循級盤旋，直造其巔，曰「上白雲」，有庵已坍塌，存一危棧，僅可遠眺。小憩片刻，即相扶而下，舟子曰：「登高忘攜酒榼矣。」鴻乾曰：「我等之游，欲覓偕隱地耳，非專為登高也。」舟子曰：「離此南行二、三里，有上沙村，多人家，有隙地，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，盍往一遊？」余喜曰：「此明末徐俟齋先生隱居處也，有園閨極幽雅，從未一遊。」於是舟子導往。村在兩山夾道中。園依山而無石，老樹多極紆迴盤鬱之勢，亭榭窗欄盡從樸素，竹籬茆舍，不愧隱者之居。中有皂莢亭，樹大可兩抱。余所歷園亭，此為第一。園左有山，俗呼雞籠山，山峰直豎，上加大石，如杭城之瑞石古洞，而不及其玲瓏。旁一青石如榻，鴻乾臥其上曰：「此處仰觀峰嶺，俯視園亭，既曠且幽，可以開樽矣。」因拉舟子同飲，或歌或嘯，大暢胸懷。土人知余等覓地而來，誤以為堪輿，以某處有好風水相告。鴻乾曰：「但期合意，不論風水。」（豈意竟成讖語！）酒瓶既罄，各採野菊插滿兩鬢。

歸舟，日已將沒。更許抵家，客猶未散。芸私告余曰：「女伶中有蘭官者，端莊可取。」余假傳母命呼之入內，握其腕而睨之，果豐頤白膩。余顧芸曰：「美則美矣，終嫌名不稱實。」芸曰：「肥者有福相。」余曰：「馬嵬之禍，玉環之福安在？」芸以他辭遣之出。謂余曰：「今日君又大醉耶？」余乃歷述所游，芸亦神往者久之。

癸卯春，余從思齋先生就維揚之聘，始見金、焦面目。金山宜遠觀，焦山宜近視，惜余往來其間，未嘗登眺。渡江而北，漁洋所謂「綠楊城郭是揚州」一語，已活現矣！平山堂離城約三、四里，行其途有八、九里，雖全是人工，而奇思幻想，點綴天然，即閨苑瑤池、瓊樓玉宇，諒不過此。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為一，聯絡至山，氣勢俱貫。其最難位置處，出城入景，有一里許緊沿城郭。夫城綴於曠遠重山間，方可入畫，園林有此，蠢笨絕倫。而觀其或亭或台、或牆或石、或竹或樹，半隱半露間，使遊人不覺其觸目，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。城盡，以虹園為首折面向北，有石樑曰「虹橋」，不知園以橋名乎？橋以園名乎？盪舟過，曰「長堤春柳」，此景不綴城腳而綴於此，更見佈置之妙。再折而西，壘土立廟，曰「小金山」，有此一擋便覺氣勢緊湊，亦非俗筆。



聞此地本沙土，屢築不成，用木排若干，層疊加土，費數萬金乃成，若非商家，焉能如是。過此有勝概樓，年年觀競渡於此。河面較寬，南北跨一蓮花橋，橋門通八面，橋面設五亭，揚人呼為「四盤一暖鍋」，此思窮力竭之為，不甚可取。橋南有蓮心寺，寺中突起喇嘛白塔，金頂纓絡，商矗雲霄，殿角紅牆松柏掩映，鐘磬時聞，此天下園亭所未有者。過橋見三層高閣，畫棟飛簷，五彩絢爛，疊以太湖石，圍以白石欄，名曰「五雲多處」，如作文中間之大結構也。過此名「蜀岡朝陽」，平坦無奇，且屬附會。將及山，河面漸束，堆土植竹樹，作四五曲。似已山窮水盡，而忽豁然開朗，平山之萬松林已列於前矣。「平山堂」為歐陽文忠公所書。所謂淮東第五泉，真者在假山石洞中，不過一井耳，味與天泉同；其荷亭中之六孔鐵井欄者，乃係假設，水不堪飲。九峰園另在南門幽靜處，別饒天趣，余以為諸園之冠。康山未到，不識如何。此皆言其大概，其工巧處、精美處，不能盡述，大約宜以艷妝美人目之，不可作浣紗溪上觀也。余適恭逢南巡盛典，各工告竣，敬演接駕點綴，因得暢其大觀，亦人生難遇者也。

甲辰之春，余隨侍吾父於吳江何明府幕中，與山陰章蘋江、武林章映牧、苕溪顧靄泉諸公同事，恭辦南斗圩行宮，得第二次瞻仰天顏。一日，天將晚矣，

忽動歸興。有辦差小快船，雙艚兩槳，於太湖飛棹疾馳，吳俗呼為「出水轡頭」，轉瞬已至吳門橋。即跨鶴騰空，無比神爽。抵家，晚餐未熟也。吾鄉素尚繁華，至此日之爭奇奪勝，較昔尤奢。燈彩眩眸，笙歌聒耳，古人所謂「畫棟雕甍」、「珠簾繡幕」、「玉欄杆」、「錦步障」，不啻過之。余為友人東拉西扯，助其插花結彩。閑則呼朋引類，劇飲狂歌，暢懷遊覽，少年豪興，不倦不疲。苟生於盛世而仍居僻壤，安得此游觀哉？

是年，何明府因事被議，吾父即就海寧王明府之聘。嘉興有劉蕙階者，長齋佞佛，來拜吾父。其家在煙雨樓側，一閣臨河，曰「水月居」，其誦經處也，潔靜如僧舍。煙雨樓在鏡湖之中，四岸皆綠楊，惜無多竹。有平台可遠眺，漁舟星列，漠漠平波，似宜月夜。衲子備素齋甚佳。至海寧，與白門史心月、山陰俞午橋同事。心月一子，名燭衡，澄靜緘默，彬彬儒雅，與余莫逆，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。惜萍水相逢，聚首無多日耳。游陳氏安瀾園，地占百畝，重樓複閣，夾道迴廊；池甚廣，橋作六曲形；石滿藤蘿，鑿痕全掩；古木千章，皆有參天之勢；鳥啼花落，如入深山。此人工而歸於天然者。余所歷平地之假石園亭，此為第一。曾於桂花樓中張宴，諸味盡為花氣所奪，惟醬薑味不變。薑

桂之性老而愈辣，以喻忠節之臣，洵不虛也。出南門即大海，一日兩潮，如萬丈銀堤破海而過。船有迎潮者，潮至，反棹相向，於船頭設一木招，狀如長柄大刀，招一捺，潮即分破，船即隨招而入，俄頃始浮起，撥轉船頭，隨潮而去，頃刻百里。塘上有塔院，中秋夜曾隨吾父觀潮於此。循塘東約三十里，名尖山，一峰突起，撲入海中，山頂有閣，匾曰「海闊天空」，一望無際，但見怒濤接天而已。

余年二十有五，應徽州績溪克明府之召，由武林下「江山船」，過富春山，登子陵釣台。台在山腰，一峰突起，離水十餘丈，豈漢時之水竟與峰齊耶？月夜泊界口，有巡檢署，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」，此景宛然。黃山僅見其腳，惜未一瞻面目。績溪城處於萬山之中，彈丸小邑，民情淳樸。近城有石鏡山，由山彎中曲折一里許，懸崖急湍，濕翠欲滴；漸高至山腰，有一方石亭，四面皆陡壁；亭左右削如屏，青色光潤，可鑿人形，俗傳能照前生。黃巢至此，照為猿猴形，縱火焚之，故不復現。離城十里有火雲洞天，石紋盤結，凹凸巉，如黃鶴山樵筆意，而雜亂無章，洞石皆深絳色。旁有一庵甚幽靜，鹽商程虛谷曾招游設宴於此。席中有肉饅頭，小沙彌眈眈旁視，授以四枚，臨行以番銀二

圓為酬，山僧不識，推不受。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，僧以近無易處，仍不受。乃攢湊青蚨六百文付之，始欣然作謝。他日余邀同人攜榼再往，老僧囑曰：「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，今勿再與。」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，良可嘆也。余謂同人曰：「作和尚者，必用此等僻地，終身不見不聞，或可修真養靜。若吾鄉之虎丘山，終日目所見者妖童艷妓，耳所聽者弦索笙歌，鼻所聞者佳餚美酒，安得身如枯木、心如死灰哉？」

又去城三十里，名曰仁里，有花果會，十二年一舉，每舉各出盆花為賽。余在績溪適逢其會，欣然欲往，苦無轎馬，乃教以斷竹為槓，縛椅為轎，雇人肩之而去，同游者惟同事許策廷，見者無不訝笑。至其地，有廟，不知供何神。廟前曠處高搭戲台，畫樑方柱極其巍煥，近視則紙紮彩畫，抹以油漆者。鑼聲忽至，四人抬對燭大如斷柱，八人抬一豬大若牯牛，蓋公養十二年始宰以獻神。策廷笑曰：「豬固壽長，神亦齒利。我若為神，焉能享此。」余曰：「亦足見其愚誠也。」入廟，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，並不剪枝拗節，盡以蒼老古怪為佳，大半皆黃山松。既而開場演劇，人如潮湧而至，余與策廷遂避去。未兩載，余與同事不合，拂衣歸里。

余自績溪之游，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，因易儒為賈。余有姑丈袁萬九，在盤溪之仙人塘作釀酒生涯，余與施心耕附資合伙。袁酒本海販，不一載，值台灣林爽文之亂，海道阻隔，貨積本折，不得已仍為馮婦。館江北四年，一無快游可記。迨居蕭爽樓，正作煙火神仙，有表妹倩徐秀峰自粵東歸，見余閑居，慨然曰：「足下待露而爨，筆耕而炊，終非久計，盍偕我作嶺南游？當不僅獲蠅頭利也。」芸亦勸余曰：「乘此老親尚健，子尚壯年，與其商柴計米而尋歡，不如一勞永逸。」余乃商諸交遊者，集資作本。芸亦自辦繡貨及嶺南所無之蘇酒、醉蟹等物。稟知堂上，於小春十日，偕秀峰由東壩出蕪湖口。

長江初歷，大暢襟懷。每晚舟泊後，必小酌船頭。見捕魚者罾幕不滿三尺，孔大約有四寸，鐵箍四角，似取易沉。余笑曰：「聖人之教雖曰『罟不用數』，而如此之大孔小罾，焉能有獲？」秀峰曰：「此專為網鯁魚設也。」見其繫以長綆，忽起忽落，似探魚之有無。未幾，急挽出水，已有鯁魚枷罾孔而起矣。余始喟然曰：「可知一己之見，未可測其奧妙！」一日，見江心中一峰突起，四無依倚。秀峰曰：「此小孤山也。」霜林中，殿閣參差。乘風徑過，惜未一遊。至滕王閣，猶吾蘇府學之尊經閣移於胥門之大馬頭，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。

即於閣下換高尾昂首船，名「三板子」，由贛關至南安登陸。值余三十誕辰，秀峰備麵為壽。越日過大庾嶺，出巔一亭，匾曰「舉頭日近」，言其高也。山頭分為二，兩邊峭壁，中留一道如石巷。口列兩碑，一曰「急流勇退」，一曰「得意不可再往」。山頂有梅將軍祠，未考為何朝人。所謂嶺上梅花，並無一樹，意者以梅將軍得名梅嶺耶？余所帶送禮盆梅，至此將交臘月，已花落而葉黃矣。過嶺出口，山川風物便覺頓殊。嶺西一山，石竅玲瓏，已忘其名，輿夫曰：「中有仙人牀榻。」匆匆竟過，以未得游為悵。至南雄，雇老龍船，過佛山鎮，見人家牆頂多列盆花，葉如冬青，花如牡丹，有大紅、粉白、粉紅三種，蓋山茶花也。

臘月望，始抵省城，寓靖海門內，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。秀峰貨物皆銷與當道，余亦隨其開單拜客，即有配禮者絡繹取貨，不旬日而余物已盡。除夕蚊聲如雷。歲朝賀節，有棉袍紗套者。不惟氣候迴別，即土著人物，同一五官而神情迥異。

正月既望，有署中同鄉三友拉余游河觀妓，名曰「打水圍」，妓名「老舉」。於是同出靖海門，下小艇（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），先至沙面。妓船名「花

艇」，皆對頭分排，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來。每幫約一、二十號，橫木綁定，以防海風。兩船之間釘以木椿，套以藤圈，以便隨潮漲落。鴉兒呼為「梳頭婆」，頭用銀絲為架，高約四寸許，空其中而蟠髮於外，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鬢，身披元青短襖，著元青長褲，管拖腳背，腰束汗巾，或紅或綠，赤足撒鞋，式如梨園旦腳。登其艇，即躬身笑迎，褰幃入艙。旁列椅杌，中設大炕，一門通艙後。婦呼有客，即聞履聲雜沓而出，有挽髻者，有盤髮者，傅粉如粉牆，搽脂如榴火，或紅襖綠褲，或綠襖紅褲，有著短襪而撮繡花蝴蝶履者，有赤足而套銀腳鐲者，或蹲於炕，或倚於門，雙瞳閃閃，一言不發。余顧秀峰曰：「此何為者也？」秀峰曰：「目成之後，招之始相就耳。」余試招之，果即歡容至前，袖出檳榔為敬。入口大嚼，澀不可耐，急吐之，以紙擦唇，其吐如血。合艇皆大笑。又至軍工廠，妝束亦相等，惟長幼皆能琵琶而已。與之言，對曰：「？」者，「何」也。余曰：「『少不入廣』者，以其銷魂耳，若此野妝蠻語，誰為動心哉？」一友曰：「潮幫妝束如仙，可往一遊。」至其幫，排舟亦如沙面。有著名鴉兒素娘者，妝束如花鼓婦。其粉頭衣皆長領，頸套項鎖，前髮齊眉，後髮垂肩，中挽一似丫髻，裹足者著裙，不裹足者短襪，亦著蝴蝶履，長拖褲管，語音可

辨。而余終嫌為異服，興趣索然。秀峰曰：「靖海門對渡有揚幫，留吳妝，君往，必有合意者。」一友曰：「所謂揚幫者，僅一鴛兒，呼曰邵寡婦，攜一媳曰大姑，係來自揚州，餘皆湖、廣、江西人也。」因至揚幫。

對面兩排僅十餘艇，其中人物皆雲鬟霧鬢，脂粉薄施，闊袖長裙，語音了了，所謂邵寡婦者慇懃相接。遂有一友另喚酒船，大者曰「恆艘」，小者曰「沙姑艇」，作東道相邀，請余擇妓。余擇一雛年者，身材狀貌有類余婦芸娘，而足極尖細，名喜兒。秀峰喚一妓，名翠姑。餘皆各有舊交。放艇中流，開懷暢飲。至更許，余恐不能自持，堅欲回寓，而城已下鑰久矣。蓋海疆之城，日落即閉，余不知也。及終席，有臥吃鴉片煙者，有擁妓而調笑者，使頭各送衾枕至，行將連牀開鋪。余暗詢喜兒：「汝本艇可臥否？」對曰：「有寮可居，未知有客否也。」（寮者，船頂之樓。）余曰：「姑往探之。」招小艇渡至邵船，但見合幫燈火相對如長廊，寮適無客。鴛兒笑迎曰：「我知今日貴客來，故留寮以相待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姥真荷葉下仙人哉！」遂有伴頭移燭相引，由艙後梯而登。

宛如斗室，旁一長榻，几案俱備。揭簾再進，即在頭艙之頂，牀亦旁設，中間方窗嵌以玻璃，不火而光滿一室，蓋對船之燈光也。衾帳鏡奩，頗極華美。



喜兒曰：「從台可以望月。」即在梯門之上疊開一窗，蛇行而出，即後梢之頂也。三面皆設短欄，一輪明月，水闊天空。縱橫如亂葉浮水者，酒船也；閃爍如繁星列天者，酒船之燈也；更有小艇梭織往來，笙歌弦索之聲雜以漲潮之沸，令人情為之移。余曰：「少不入廣」，當在斯矣！」惜余婦芸娘不能偕游至此，回顧喜兒，月下依稀相似，因挽之下台，息燭而臥。天將曉，秀峰等已哄然至，余披衣起迎，皆責以昨晚之逃。余曰：「無他，恐公等掀衾揭帳耳！」遂同歸寓。

越數日，偕秀峰游海珠寺。寺在水中，圍牆若城四週。離水五尺許有洞，設大炮以防海寇，潮長潮落，隨水浮沉，不覺炮門之或高或下，亦物理之不可測者。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，結構與洋畫同。對渡名花地，花木甚繁，廣州賣花處也。余自以為無花不識，至此僅識十之六、七，詢其名，有《群芳譜》所未載者，或土音之不同歟？海幢寺規模極大，山門內植榕樹，大可十餘抱，陰濃如蓋，秋冬不凋。柱檻窗欄皆以鐵梨木為之。有菩提樹，其葉似柿，浸水去皮，肉筋細如蟬翼紗，可裱小冊寫經。

歸途訪喜兒於花艇，適翠、喜二妓俱無客。茶罷欲行，挽留再三。余所屬意在寮，而其媳大姑已有酒客在上，因謂邵鵠兒曰：「若可同往寓中，則不妨一

敍。」邵曰：「可。」秀峰先歸，囑從者整理酒肴。余攜翠、喜至寓。正談笑間，適郡署王懋老不期來，挽之同飲。酒將沾唇，忽聞樓下人聲嘈雜，似有上樓之勢。蓋房東一姪素無賴，知余招妓，故引人圖詐耳。秀峰怨曰：「此皆三白一時高興，不合我亦從之。」余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應速思退兵之計，非鬥口時也。」懋老曰：「我當先下說之。」余即喚僕速雇兩轎，先脫兩妓，再圖出城之策。聞懋老說之不退，亦不上樓。兩轎已備，余僕手足頗捷，令其向前開路，秀峰挽翠姑繼之，余挽喜兒於後，一哄而下。秀峰、翠姑得僕力，已出門去，喜兒為橫手所拿，余急起腿，中其臂，手一鬆而喜兒脫去，余亦乘勢脫身出。余僕猶守於門，以防追搶。急問之曰：「見喜兒否？」僕曰：「翠姑已乘轎去，喜娘但見其出，未見其乘轎也。」余急燃炬，見空轎猶在路旁。急追至靖海門，見秀峰侍翠轎而立，又問之，對曰：「或應投東，而反奔西矣。」急反身，過寓十餘家，聞暗處有喚余者，燭之，喜兒也，遂納之轎，肩而行。秀峰亦奔至，曰：「幽蘭門有水竇可出，已托人賄之啟鑰，翠姑去矣，喜兒速往！」余曰：「君速回寓退兵，翠、喜交我！」至水竇邊，果已肩鑰，翠先在。余遂左掖喜，右挽翠，折腰鶴步，踉蹌出竇。天適微雨，路滑如油，至河干沙面，笙歌正盛。小艇有

識翠姑者，招呼登舟。始見喜兒首如飛蓬，釵環俱無有。余曰：「被搶去耶？」喜兒笑曰：「聞此皆赤金，阿母物也，妾於下樓時已除去，藏於囊中。若被搶去，累君賠償耶。」余聞言，心甚德之，令其重整釵環，勿告阿母，托言寓所人雜，故仍歸舟耳。翠姑如言告母，並曰：「酒菜已飽，備粥可也。」時寮上酒客已去，邵鵠兒命翠亦陪余登寮。見兩對繡鞋泥污已透。三人共粥，聊以充飢。剪燭絮談，始悉翠籍湖南，喜亦豫產，本姓歐陽，父亡母醮，為惡叔所賣。翠姑告以迎新送舊之苦，心不歡必強笑，酒不勝必強飲，身不快必強陪，喉不爽必強歌。更有乖張其性者，稍不合意，即擲酒翻案，大聲辱罵，假母不察，反言接待不周，又有惡客徹夜蹂躪，不堪其擾。喜兒年輕初到，母猶惜之。不覺淚隨言落。喜兒亦默然涕泣。余乃挽喜入懷，撫慰之。囑翠姑臥於外榻，蓋因秀峰交也。

自此或十日或五日，必遣人來招，喜或自放小艇，親至河干迎接。余每去必邀秀峰，不邀他客，不另放艇。一夕之歡，番銀四圓而已。秀峰今翠明紅，俗謂之跳槽，甚至一招兩妓；余則惟喜兒一人，偶獨往，或小酌於平台，或清談於寮內，不令唱歌，不強多飲，溫存體恤，一艇怡然，鄰妓皆羨之。有空閑無客者，知余在寮，必來相訪。合幫之妓無一不識，每上其艇，呼余聲不絕，

余亦左顧右盼，應接不暇，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。余四月在彼處，共費百餘金，得嘗荔枝鮮果，亦生平快事。後鴛兒欲索五百金強余納喜，余患其擾，遂圖歸計。秀峰迷戀於此，因勸其購一妾，仍由原路返吳。明年，秀峰再往，吾父不准偕游，遂就青浦楊明府之聘。及秀峰歸，述及喜兒因余不往，幾尋短見。噫！「半年一覺揚幫夢，贏得花船薄倖名」矣！

余自粵東歸來，館青浦兩載，無快游可述。未幾，芸、憨相遇，物議沸騰，芸以激憤致病。余與程墨安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側，聊佐湯藥之需。

中秋後二日，有吳雲客偕毛憶香、王星燦邀余游西山小靜室，余適腕底無閑，囑其先往。吳曰：「子能出城，明午當在山前水踏橋之來鶴庵相候。」余諾之。

越日，留程守鋪，余獨步出閶門，至山前過水踏橋，循田塍而西。見一庵南向，門帶清流，剝琢問之，應曰：「客何來？」余告之。笑曰：「此『得雲』也，客不見匾額乎？」來鶴』已過矣！」余曰：「自橋至此，未見有庵。」其人回指曰：「客不見土牆中森森多竹者，即是也。」余乃返至牆下。小門深閉，門隙窺之，短籬曲徑，綠竹猗猗，寂不聞人語聲，叩之亦無應者。一人過，曰：「牆

穴有石，敲門具也。」余試連擊，果有小沙彌出應。余即循徑入，過小石橋，向西一折，始見山門，懸黑漆額，粉書「來鶴」二字，後有長跋，不暇細觀。入門經韋陀殿，上下光潔，纖塵不染，知為好靜室。忽見左廊又一小沙彌奉壺出，余大聲呼問，即聞室內星燦笑曰：「何如？我謂三白決不失信也！」旋見雲客出迎，曰：「候君早膳，何來之遲？」一僧繼其後，向余稽首，問知為竹逸和尚。入其室，僅小屋三椽，額曰「桂軒」，庭中雙桂盛開。星燦、憶香群起嚷曰：「來遲罰三杯！」席上葷素精潔，酒則黃白俱備。余問曰：「公等游幾處矣？」雲客曰：「昨來已晚，今晨僅到得雲、河亭耳。」歡飲良久。飯畢，仍自得雲、河亭共游八、九處，至華山而止。各有佳處，不能盡述。華山之頂有蓮花峰，以時欲暮，期以後游。桂花之盛至此為最，就花下飲清茗一甌，即乘山輿，徑回來鶴。

桂軒之東另有臨潔小閣，已杯盤羅列。竹逸寡言靜坐而好客善飲。始則折桂催花，繼則每人一令，二鼓始罷。余曰：「今夜月色甚佳，即此酣臥，未免有負清光，何處得高曠地，一玩月色，庶不虛此良夜也？」竹逸曰：「放鶴亭可登也。」雲客曰：「星燦抱得琴來，未聞絕調，到彼一彈何如？」乃偕往。但見木

犀香裡，一路霜林，月下長空，萬籟俱寂。星燦彈《梅花三弄》，飄飄欲仙。憶香亦興發，袖出鐵笛，嗚嗚而吹之。雲客曰：「今夜石湖看月者，誰能如吾輩之樂哉？」蓋吾蘇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橋下有看串月勝會，游船排擠，徹夜笙歌，名雖看月，實則挾妓哄飲而已。未幾，月落霜寒，興闌歸臥。

明晨，雲客謂眾曰：「此地有無隱庵，極幽僻，君等有到過者否？」咸對曰：「無論未到，並未嘗聞也。」竹逸曰：「無隱四面皆山，其地甚僻，僧不能久居。向年曾一至，已坍塌，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後，未嘗往焉，今猶依稀識之。如欲往游，請為前導。」憶香曰：「枵腹去耶？」竹逸笑曰：「已備素麵矣，再令道人攜酒榼相從也。」麵畢，步行而往。過高義園，雲客欲往白雲精舍，入門就坐。一僧徐步出，向雲客拱手曰：「違教兩月，城中有何新聞？撫軍在轅否？」憶香忽起曰：「禿！」拂袖徑出。余與星燦忍笑隨之，雲客、竹逸酬答數語，亦辭出。高義園即范文正公墓，白雲精舍在其旁。一軒面壁，上懸藤蘿，下鑿一潭，廣丈許，一泓清碧，有金鱗游泳其中，名曰「鉢盂泉」。竹爐茶灶，位置極幽。軒後於萬綠叢中，可瞰范園之概。惜衲子俗，不堪久坐耳。是時由上沙村過雞籠山，即余與鴻乾登高處也。風物依然，鴻乾已死，不勝今昔之感。

正惆悵間，忽流泉阻路不得進，有三、五村童掘菌子於亂草中，探頭而笑，似訝多人之至此者。詢以無隱路，對曰：「前途水大不可行，請返數步，南有小徑，度嶺可達。」從其言。度嶺南，行里許，漸覺竹樹叢雜，四山環繞，徑滿綠茵，已無人跡。竹逸徘徊四顧曰：「似在斯，而徑不可辨，奈何？」余乃蹲身細矚，於千竿竹中隱隱見亂石牆舍，徑撥叢竹間，橫穿入覓之，始得一門，曰「無隱禪院，某年月日南園老人彭某重修」，眾喜曰：「非君則武陵源矣！」山門緊閉，敲良久，無應者。忽旁開一門，呀然有聲，一鶉衣少年出，面有菜色，足無完履，問曰：「客何為者？」竹逸稽首曰：「慕此幽靜，特來瞻仰。」少年曰：「如此窮山，僧散無人接待，請覓他游。」言已，閉門欲進。雲客急止之，許以啟門放游，必當酬謝。少年笑曰：「茶、菜俱無，恐慢客耳，豈望酬耶？」山門一啟，即見佛面，金光與綠陰相映，庭階石礎苔積如繡，殿後台級如牆，石欄繞之。循台而西，有石形如饅頭，高二丈許，細竹環其趾。再西折北，由斜廊躡級而登，客堂三卷楹緊對大石。石下鑿一小月池，清泉一派，荇藻交橫。堂東即正殿，殿左西向為僧房廚灶，殿後臨峭壁，樹雜陰濃，仰不見天。星燦力疲，就池邊小憩，余從之。將啟榼小酌，忽聞憶香音在樹杪，呼曰：「三白速

來，此間有妙境！」仰而視之，不見其人，因與星燦循聲覓之。由東廂出一小門，折北，有石蹬如梯，約數十級，於竹塢中瞥見一樓。又梯而上，八窗洞然，額曰「飛雲閣」。四山抱列如城，缺西南一角，遙見一水浸天，風帆隱隱，即太湖也。倚窗俯視，風動竹梢，如翻麥浪。憶香曰：「何如？」余曰：「此妙境也。」忽又聞雲客於樓西呼曰：「憶香速來，此地更有妙境！」因又下樓，折而西，十餘級，忽豁然開朗，平坦如台。度其地，已在殿後峭壁之上，殘磚缺礎尚存，蓋亦昔日之殿基也。周望環山，較閣更暢。憶香對太湖長嘯一聲，則群山齊應。乃席地開樽，忽愁枵腹，少年欲烹焦飯代茶，隨令改茶為粥，邀與同啖。詢其何以冷落至此，曰：「四無居鄰，夜多暴客，積糧時來強竊，即植蔬果，亦半為樵子所有。此為崇寧寺下院，長廚中月送飯乾一石、鹽菜一罈而已。某為彭姓裔，暫居看守，行將歸去，不久當無人跡矣。」雲客謝以番銀一圓。

返至來鶴，買舟而歸。余繪《無隱圖》一幅，以贈竹逸，志快游也。

是年冬，余為友人作中保所累，家庭失歡，寄居錫山華氏。明年春，將之維揚而短於資，有故人韓春泉在上洋幕府，因往訪焉。衣敝履穿，不堪入署，投札約晤於郡廟園亭中。及出見，知余愁苦，概助十金。園為洋商捐施而成，



極為闊大，惜點綴各景，雜亂無章，後疊山石，亦無起伏照應。歸途忽思虞山之勝，適有便舟附之。時當春仲，桃李爭研，逆旅行蹤，苦無伴侶，乃懷青銅三百，信步至虞山書院。牆外仰矚，見叢樹交花，嬌紅稚綠，傍水依山，極饒幽趣。惜不得其門而入，問途以往，遇設篷瀹茗者，就之，烹碧羅春，飲之極佳。詢虞山何處最勝，一遊者曰：「從此出西關，近劍門，亦虞山最佳處也，君欲往，請為前導。」余欣然從之。出西門，循山腳，高低約數里，漸見山峰屹立，石作橫紋，至則一山中分，兩壁凹凸，高數十仞，近而仰視，勢將傾墮。其人曰：「相傳上有洞府，多仙景，惜無徑可登。」余興發，挽袖卷衣，猿攀而上，直造其巔。所謂洞府者，深僅丈許，上有石罅，洞然見天。俯首下視，腿軟欲墮。乃以腹面壁，依藤附蔓而下。其人嘆曰：「壯哉！遊興之豪，未見有如君者。」余口渴思飲，邀其人就野店沽飲三杯。陽烏將落，未得遍遊，拾赭石十餘塊，懷之歸寓，負笈搭夜航至蘇，仍返錫山。此余愁苦中之快游也。

嘉慶甲子春，痛遭先君之變，行將棄家遠遁，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。秋八月，邀余同往東海永泰沙勘收花息。沙隸崇明。出劉河口，航海百餘里。新漲

初關，尚無街市。茫茫蘆荻，絕少人煙，僅有同業丁氏倉庫數十椽，四面掘溝河，築堤栽柳繞於外。丁字實初，家於崇，為一沙之首戶；司會計者姓王。俱豪爽好客，不拘禮節，與余乍見即同故交。宰豬為餉，傾甕為飲。令則拇戰，不知詩文；歌則號呶，不講音律。酒酣，揮工人舞拳相撲為戲。蓄牯牛百餘頭，皆露宿堤上。養鵝為號，以防海盜。日則驅鷹犬獵於蘆叢沙渚間，所獲多飛禽。余亦從之馳逐，倦則臥。引至園田成熟處，每一字號圈築高堤，以防潮汛。堤中通有水竇，用閘啟閉，旱則漲潮時啟閘灌之，潦則落潮時開閘泄之。佃人皆散處如列星，一呼俱集，稱業戶曰「產主」，唯唯聽命，樸誠可愛。而激之非義，則野橫過於狼虎；幸一言公平，率然拜服。風雨晦明，恍同太古。臥牀外矚即睹洪濤，枕畔潮聲如鳴金鼓。一夜，忽見數十里外有紅燈大如栲栳，浮於海中，又見紅光燭天，勢同失火，實初曰：「此處起現神燈神火，不久又將漲出沙田矣。」揖山興致素豪，至此益放。余更肆無忌憚，牛背狂歌，沙頭醉舞，隨其興之所至，真生平無拘之快游也。事竣，十月始歸。

吾蘇虎丘之勝，余取後山之千頃雲一處，次則劍池而已，餘皆半借人工，且為脂粉所污，已失山林本相。即新起之白公祠、塔影橋，不過留雅名耳。其

冶坊濱，余戲改為「野芳濱」，更不過脂鄉粉隊，徒形其妖冶而已。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，雖曰雲林手筆，且石質玲瓏，中多古木，然以大勢觀之，竟同亂堆煤渣，積以苔蘚，穿以蟻穴，全無山林氣勢。以余管窺所及，不知其妙。靈巖山，為吳王館娃宮故址，上有西施洞、響屨廊、采香徑諸勝，而其勢散漫，曠無收束，不及天平支硎之別饒幽趣。

鄧尉山一名元墓，西背太湖，東對錦峰，丹崖翠閣，望如圖畫，居人種梅為業，花開數十里，一望如積雪，故名「香雪海」。山之左有古柏四樹，名之曰「清、奇、古、怪」：清者，一株挺直，茂如翠蓋；奇者，臥地三曲，形「之」字；古者，禿頂扁闊，半朽如掌；怪者，體似旋螺，枝幹皆然。相傳漢以前物也。

乙丑孟春，揖山尊人萼薌先生偕其弟介石，率子姪四人，往（心美）山家祠春祭，兼掃祖墓，招余同往。順道先至靈巖山，出虎山橋，由費家河進香雪海觀梅。（心美）山祠宇即藏於香雪海中，時花正盛，咳吐俱香，余曾為介石畫《（心美）山風木圖》十二冊。是年九月，余從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慶府之任，溯長江而上，舟抵皖城。皖山之麓，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，墓側有堂三楹，名曰「大

觀亭」，面臨南湖，背倚潛山。亭在山脊，眺遠頗暢。旁有深廊，北窗洞開，時值霜時初紅，爛如桃李。同游者為蔣壽朋、蔡子琴。南城外又有王氏園，其地長於東西，短於南北，蓋北緊背城、南則臨湖故也。既限於地，頗難位置，而觀其結構，作重台疊館之法。重台者，屋上作月台為庭院，疊石栽花於上，使遊人不知腳下有屋。蓋上疊石者則下實，上庭院者則下虛，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。疊館者，樓上作軒，軒上再作平台。上下盤折，重疊四層，且有小池，水不漏泄，竟莫測其何虛何實。其立腳全用磚石為之，承重處仿照西洋立柱法。幸面對南湖，目無所阻，騁懷遊覽，勝於平園。真人工之奇絕者也。

武昌黃鶴樓在黃鵠磯上，後拖黃鵠山，俗呼為蛇山。樓有三層，畫棟飛簷，倚城屹峙，面臨漢江，與漢陽晴川閣相對。余與琢堂冒雪登焉，俯視長空，瓊花飛舞，遙指銀山玉樹，恍如身在瑤台。江中往來小艇，縱橫掀播，如浪卷殘葉，名利之心至此一冷。壁間題詠甚多，不能記憶，但記楹對有云：「何時黃鶴重來，且共倒金樽，澆洲渚千年芳草；但見白雲飛去，更誰吹玉笛，落江城五月梅花。」

黃州赤壁在府城漢川門外，屹立江濱，截然如壁。石皆絳色，故名焉。《水

經》謂之赤鼻山，東坡游此作二賦，指為吳魏交兵處，則非也。壁下已成陸地，上有二賦亭。

是年仲冬抵荊州。琢堂得升潼關觀察之信，留余住荊州，余以未得見蜀中山水為悵。時琢堂入川，而哲嗣敦夫眷屬及蔡子琴、席芝堂俱留於荊州，居劉氏廢園。余記其廳額曰「紫藤紅樹山房」。庭階圍以石欄，鑿方池一畝；池中建一亭，有石橋通焉；亭後築土壘石，雜樹叢生；餘多曠地，樓閣俱傾頽矣。客中無事，或吟或嘯，或出遊，或聚談。歲暮雖資斧不繼，而上下雍雍，典衣沽酒，且置鑼鼓敲之。每夜必酌，每酌必令。窘則四兩燒刀，亦必大施觴政。遇同鄉蔡姓者，蔡子琴與敘宗係，乃其族子也，倩其導游名勝。至府學前之曲江樓，昔張九齡為長史時，賦詩其上，朱子亦有詩曰：「相思欲回首，但上曲江樓。」城上又有雄楚樓，五代時高氏所建。規模雄峻，極目可數百里。繞城傍水，盡植垂楊，小舟蕩槳往來，頗有畫意。荊州府署即關壯繆帥府，儀門內有青石斷馬槽，相傳即赤兔馬食槽也。訪羅含宅於城西小湖上，不遇。又訪宋玉故宅於城北。昔庾信遇侯景之亂，遁歸江陵，居宋玉故宅，繼改為酒家，今則不可復識矣。

是年大除，雪後極寒，獻歲發春，無賀年之擾，日惟燃紙炮、放紙鳶、紮紙燈以為樂。既而風傳花信，雨濯春塵，琢堂諸姬攜其少女幼子順川流而下，敦夫乃重整行裝，合幫而走。由樊城登陸，直赴潼關。

由山南閩鄉縣西出函谷關，有「紫氣東來」四字，即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。兩山夾道，僅容二馬並行。約十里即潼關，左背峭壁，右臨黃河，關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，重樓壘堞，極其雄峻。而車馬寂然，人煙亦稀。昌黎詩曰：「日照潼關四扇開」，殆亦言其冷落耶？

城中觀察之下，僅一別駕。道署緊靠北城，後有園圃，橫長約三畝。東西鑿兩池，水從西南牆外而入，東流至兩池間，支分三道：一向南至大廚房，以供日用；一向東入東池；一向北折西，由石螭口中噴入西池，繞至西北，設閘泄瀉，由城腳轉北，穿竇而出，直下黃河。日夜環流，殊清人耳。竹樹蔭濃，仰不見天。西池中有亭，藕花繞左右。東有面南書室三間，庭有葡萄架，下設方石，可弈可飲，以外皆菊畦。西有面東軒屋三間，坐其中可聽流水聲。軒南有小門可通內室。軒北窗下另鑿小池，池之北有小廟，祀花神。園正中築三層樓一座，緊靠北城，高與城齊，俯視城外即黃河也。河之北，山如屏列，已屬

山西界。真洋洋大觀也！余居園南，屋如舟式，庭有土山，上有小亭，登之可覽園中之概，綠蔭四合，夏無暑氣。琢堂為余顏其齋曰「不繫之舟」。此余幕游以來第一好居室也。土山之間，藝菊數十種，惜未及含葩，而琢堂調山左廉訪矣。眷屬移寓潼川書院，余亦隨往院中居焉。

琢堂先赴任，余與子琴、芝堂等無事，輒出遊。乘騎至華陰廟。過華封里，即堯時三祝處。廟內多秦槐漢柏，大皆三、四抱，有槐中抱柏而生者，柏中抱槐而生者。殿廷古碑甚多，內有陳希夷書「福」、「壽」字。華山之腳有玉泉院，即希夷先生化形骨蛻處。有石洞如斗室，塑先生臥像於石牀。其地水淨沙明，草多絳色，泉流甚急，修竹繞之。洞外一方亭，額曰「無憂亭」。旁有古樹三株，紋如裂炭，葉似槐而色深，不知其名，土人即呼曰「無憂樹」。太華之高不知幾千仞，惜未能裹糧往登焉。歸途見林柿正黃，就馬上摘食之，土人呼止弗聽，嚼之澀甚，急吐去，下騎覓泉漱口，始能言，土人大笑。蓋柿須摘下煮一沸，始去其澀，余不知也。

十月初，琢堂自山東專人來接眷屬，遂出潼關，由河南入魯。山東濟南府城內，西有大明湖，其中有歷下亭、水香亭諸勝。夏月柳陰濃處，菡萏香來，

載酒泛舟，極有幽趣。余冬日往視，但見衰柳寒煙，一水茫茫而已。趵突泉為濟南七十二泉之冠，泉分三眼，從地底怒湧突起，勢如騰沸。凡泉皆從上而下，此獨從下而上，亦一奇也。池上有樓，供呂祖像，游者多於此品茶焉。明年二月，余就館萊陽。至丁卯秋，琢堂降官翰林，余亦入都。所謂登州海市，竟無從一見。